

北 京 官 話

今 古 奇 觀

燕 京 金 國 璞 譯

東 京 文 求 堂 印 行

燕京金國璞譯

北京官話

今古奇觀

東京文求堂印行

目次

懷私怨狠僕告主	(1)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35)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75)

北京
官話

今古奇觀

燕京金國璞譯



懷私怨狠僕告主

話說國朝成化年的時候，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有一個人姓王，名字叫杰，號叫文豪，娶媳婦兒劉氏，家中就是夫妻兩口人，跟前一個兩歲小女孩兒，裏外連老婆子帶底下人，還有幾個家裏，也不算很財主，王文豪雖然是一個念書的，可沒進學，就在家裏溫習舊書就是了，他也有時候兒出去結友論文，那劉氏當家過日子，又勤謹又會儉省，況且人又是極賢慧，夫妻兩個倒都很和睦，這一年春天有兩三個朋友把王生約到外頭踏青去了，王生因爲是春天野景很好看，心裏一喜歡，可就喝了個半醉回家

來了，趕到了家門口兒，就瞧見有他的倆底下人，在門口兒正和一個人吵翻哪，原來那個人姓呂，是湖州人，手裏提溜著一竹籃子薑，到這兒賣來了，因為這倆底下人買了他的薑，少給了他錢了，就為這個鬧起來了，王生問明白了緣故，就和那個賣薑的說，其實這個價錢也賣得著了，倆怎麼竟自在我這門口兒這麼吵嚷呢，這是甚麼理呀，那個賣薑的本來是個粗笨的人，他聽王生這話，可就回答說，我是個做小買賣兒的，為甚麼買了我的東西，少給我錢呢，相公做事總該當要寬洪大量纔是的，不該當學那小家子的習氣，王生那個時候兒本來是帶著點兒酒，一聽這話，氣可就上來了，張口就罵那個賣薑的，倆這個賊驢好大膽子，倆竟敢拿話頂撞我，說話之間，王生就上前去，把那個賣薑的揪住，打了幾拳頭，然後把他一推，誰知道那個賣薑的，雖然是個中年的人，他可有痰火的病，趕王生這麼一推，他可就往後一倒，就躺在地下昏過去了，這個工夫

兒、王生見他昏過去了、把酒也嚇醒了、就趕緊的叫底下人、把他攙進去、到了一個屋裏、把他放在床上、躺下了、然後拿熱茶灌了他會子、可就甦醒過來了、王生趕緊的給他賠了個不是、又留他吃的酒飯、然後又拿出一疋白絹來送給他、叫他拿回去賣幾個錢養病、那賣薑的也沒了氣了、就直給王生道謝、然後就拿上來那一疋白絹和他的那個竹籃子、告辭往擺渡口兒去了、王生見那個賣薑的走了、心裏還撲騰撲騰的直跳了、這麼著他就進裏頭去了、和他媳婦兒說、今兒我差一點兒惹出一場禍來、幸虧平安沒事了、這個工夫兒天已經黑了、劉氏就叫使喚丫頭、擺上了幾樣兒菜、燙了一壺酒、給王生壓驚、王生剛喝了有幾盃酒、就聽見外頭有人拍門、叫的很急、王生嚇了一跳、趕緊的打著燈籠出來、開門一看、是擺擺渡的周四、手裏拿著一個竹籃子、一疋白絹、惶惶張張的樣子、見了王生就說、相公您的大禍臨身了、王生就問他、我有甚麼大禍呀、周四

說、您鬧出人命的事情來了、王生一聽這話、就嚇得臉上成了一張窗戶紙了、可就問周四說、到底是甚麼人命的事情啊、周四說、相公、您認得這一個竹藍子和這疋白絹不認得、王生看了一看就說、今兒有一個湖州人賣薑的、他到我家裏來了、這疋白絹是我送給他的、這個竹藍子是他盛薑的、這兩樣兒東西怎麼會到了爾手裏呢、周四說、今兒個傍黑的時候、有一個湖州人姓呂、他是個賣薑的、搭了我的船要回家鄉去、趕他上了船之後、忽然痰病犯了、臨危的時候兒、他告訴我、他今兒個到您門口兒賣薑來了、您把他打了一頓、所以他纔犯上了他的病來了、他把這疋白絹和這個竹藍子交給我、叫我拿這兩樣兒東西作見證、託我到衙門去替他伸怨、還囑咐我到湖州去、給他家裏送信去、叫他家裏的人來、和您打官司、他說完了這話就死了、如今他的屍首還在我的船上哪、現在船在擺渡口兒灣著了、請相公快到船上看一看去、該當是怎麼個辦法、

王生聽這話、嚇的渾身都軟了、心裏頭亂跳、嘴裏可還勉強扎掙著說、這
是那兒的事呢、說著他就進來了、打發了一個人、暗之中到船上看看
去、不大的工夫兒、那個人回來說、船上果然有一個死屍、王生聽這個話
心裏更慌了、就趕緊的跑到屋裡去、和他媳婦兒商量說、這事該當怎麼
辦呢、劉氏說、相公打算是怎麼辦好呢、王生說、現在事情既然到了這步
田地了、沒別的法子、只可買付船家、叫他趁著夜靜的時候、把屍首埋了、
纔能沒事哪、這麼著、王生就拿了一包碎銀子、大約有二十多兩、褪在袖
子裏出去、和周四說、周爺、我和爾商量一件事、這件事實是在是我作錯了、
我也是無心中把他打傷了、爾和我都是這溫州人、俗們是鄉親、那個死
鬼他是湖州人、他和爾非親非故、爾何必替他報仇呢、況且爾就是替他
報了仇、與爾又有甚麼益處呢、莫若把這件事攔開、我給爾點兒謝禮、求
爾把那個死屍埋了、黑更半夜的也沒人知道、爾想好不好、周四說、那麼

把那個死屍埋在那兒去呢，若是後來叫人知道了，鬧出事來，連我都累上了，王生說，我們的墳地離這兒不遠，備也認得那個地方很僻靜，趁著夜靜的時候兒，沒人瞧見，就求備把船駛到那兒去，悄悄兒的刨個坑，把那個死屍埋了，人不知鬼不覺，就算完了事了，周四說，相公說的這個法子也不錯，那麼您該當怎麼謝和我呢，王生就解袖子裏拿出那包銀子來，就遞給周四說，這一包大約有二十兩銀子，就都送給備罷，周四嫌少說，難道這一條人命，就值這點兒銀子麼，今兒個可巧那個人死在我船上，這也是天賜給我一場小富貴兒，您若打算了這件事，總得給我一百兩銀子，少了一分一釐也不行，這個時候王生是就求其了事，不敢駁他的回，聽這話就點了點頭，又進去了會子，拿出些個現銀子衣服首飾來，給周四說，連東西帶銀子，也不差甚麼有六十兩的數目了，我家裏實在是不寬綽，湊不出那麼些個來，備含糊一點兒罷，周四看這麼些個東

西也就改了口了說、就是這麼辦罷、相公是個念書的人、您常照應著我、點兒就得了、我也不敢和您多爭競了、王生這個時候兒很著急、心裏說、只要他答應了、就是我的造化、如今聽他這麼說、可就放了點兒心了、就把他讓到屋裏去、擺上酒飯、請他吃完了、然後就叫過倆家人來、叫他們拿上鐵頭和鋤、跟著周四埋那個死屍去了、這倆家人裡頭有一個姓胡的、他這個人性情又兇又狠、又有力氣、所以人都管他叫胡阿虎、這個工夫兒、這倆家人就跟著周四、到了王生墳地裏、挑了一塊空地兒、刨了一個坑、把那個死屍起船上抬下來、埋在那個坑裏了、然後他們三人上了船、到了王生的家門口兒、把船灣住、三人進到家裏去、直坐到天亮、王生又留周四吃完了早飯纔走的、趕周四走之後、王生叫底下人、把街門關好了、自己進到屋裏去、就和他媳婦兒說、想我是舊家子弟、清清白白的人、想不到如今受小人的挾制、說完了可就掉下眼淚來了、劉氏就勸

他說相公、這也是俗們命裏該當走這一步兒、背運、受些個驚恐、傷些個錢財、您也不用難受了、如今天幸平安無事了、這就是俗們的造化、您辛苦了一夜了、也該歇歇兒去了、這麼著劉氏又給他預備的酒飯、叫他吃多了、然後大家都睡了覺了、趕過了幾天、王生看了看事情所都平安了、就又買了三牲福禮、拜謝了神佛和祖先、那個船戶周四、常常的假粧來望看、王生總是不好好兒的款待、不敢得罪他、就是有些個小借貸、王生也總勉強答應的、周四現在手裏也寬綽了、把擺渡也賣了、開了一個舖子、看官請聽、那王生究竟是個書生、沒甚麼見識、像那天晚上、既然把船戶周四打點好了、就該當把那個死屍抬到墳地裏去、點起一把火來、把死屍一燒、從此無踪無跡、那不乾淨麼、因爲一時心忙意亂、沒有主意、把那個死屍埋在墳地裏了、誰知道後來又出了禍了、這就是斬草不除根、來春萌芽生、且說此事過了有一年的光景了、王生的那個女孩兒已交三

歲了、忽然出起花兒來了、求神問卜、請大夫來治、所不見效、王生兩口子心疼的了不得、見天就在床傍邊兒守着哭、一點兒法子沒有、忽然聽見有人說、本縣有個小人兒科姓徐、有起死回生的本領、王生就和劉氏商量、寫了一個請帖、把胡阿虎叫來了、就吩咐他說、爾五更起身、拿這個請帖去、請徐先生快來瞧病、我在家裏給大夫預備出飯來等著他、爾要快去快回來、阿虎答應着走了、這天夜裏沒話、趕到第二天、王生就預備好了飯、直等到後半天兒、三下兒鐘、也沒見大夫來、又過了一天、王生到床前一瞧、女孩兒的病、有增無減、趕到三更天的時候兒、就死了、王生兩口子看見女孩兒死了、就如同丟了活寶貝似的、哭的死去活來、趕緊的裝殮起來、趕到天亮就埋了、到了晌午、胡阿虎纔回來、說是徐先生沒在家、我等了他多半天兒、也沒回來、所以今兒纔回來的、王生聽這話、就說、總是我的女孩兒命該如此、纔這麼不湊巧、說完了、也就擱開了、趕過了幾

天之後，有一個底下人說出實話來了，敢情那天是胡阿虎在路上喝醉了，把請帖丟了，所以他等到第二天纔回來的，造了好些個謠言，說是大夫沒在家，他竟等大夫來着，這個時候王生正心疼他女孩兒哪，一聽這話就氣的了不得，立刻就將胡阿虎叫來了，拿出一個竹板子來要打他，胡阿虎就說，我又沒打死過人，您爲甚麼要打我呀，王生聽他這話，氣更大了，就叫倆家人把胡阿虎搵倒了，打了五十多板子，纔住的手，然後王生就進屋裏去了，胡阿虎站起來，一拐一拐的上自己的屋裏去了，嘴裏頭怨恨着說，我無故的受這樣兒的氣，倆女孩兒的病，本來是沒救星了，難道是我沒把大夫請來，把他的命要的麼，倆也不犯下這麼狠手打我呀，這麼著他又想了一想說，不要緊，倆的把柄在我手裏了，等着我養好了傷，叫倆知道我的利害，僭們不定是井掉在柳罐裏頭，也不定是柳罐掉在井裏頭，如今我先一字別露，等著到了那個時候兒，冷不防害倆一

下子，這就應了俗語兒說的，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暫且不提胡阿虎心存害主之心，且說王生自從他女孩兒死之後，親戚朋友都常常的請他喝酒勸解他，趕過了有一個多月了，就漸漸兒的冷上來了，不那麼攔在心上，忽然這一天王生正在院子裏閒溜達了，就看見進來了一群衙役，拿着鎖就把王生套上了，拉着就走，王生嚇了一大跳，就說：「我是個書生，爾們怎麼敢這麼凌辱我？」衙役聽這話，就啐了一口，說：「好一個殺人害命的書生，我們是奉了太爺的命來拿爾，有甚麼話，爾到大堂上去說罷。」這個時候兒，劉氏和底下人們看見這個，全都嚇慳了，也不敢上前去說話，就見那一群衙役，如狼似虎的，把王生鎖了去了，趕王生到了縣衙門裏大堂上，就見知縣在上頭坐着哪，左邊兒有一個人跪着了，王生就跪在右邊兒了，一細看左邊兒跪着那個人，敢情是胡阿虎，王生心裏就明白，他是懷恨私怨，把那件人命的事，出首告發了，這個工夫兒，知縣就

問王生說，如今有儂的家人胡阿虎告儂，說是儂把一個賣葢的湖州人姓呂的打死了，是真的麼？王生就說：「回稟老父台，王杰是一個懦弱的書生，怎麼能打死人呢？那胡阿虎本來是王杰的家人，就因為前幾天他有了過失，我把他打了一頓，他懷恨在心，所以到衙門來誣告我打死人命，求老父台詳查，就是恩典。」知縣聽這話，又問胡阿虎：「儂為甚麼懷恨儂主人，就來誣告他打死人命？」胡阿虎就磕了一個頭說：「回稟太爺，千萬別聽小的主人一面之詞，他實在是真打死人了，那個死屍現在還在他的墳地裏埋着了，求太爺派人去刨那個死屍，若是刨出那個死屍來，那就是他真打死，若是刨不出死屍來，那就是小的造謠言誣告主人，小的情甘認罪，這麼著，知縣就派了幾個衙役，押著胡阿虎去到王生墳地裏，刨那個屍屍去了，不大的工夫兒，衙役就抬來了一個死屍，知縣就親自驗了一回，然後就和王生說：「現在既然有了死屍了，儂還有甚麼可說的麼？」王

生又分辯說、老父台的明鑒、這個死屍已經都爛成這個樣兒了、必然不是現在打死的、若說是早已打死的、胡阿虎爲甚麼不那個時候出首來告、怎麼單等到如今、他纔到衙門來告呢、這明擺着的是胡阿虎起別處找出這麼個死屍來、到衙門來誣告王杰、求老父台詳察案情、知縣說、備說的這話也有理、這個工夫兒胡阿虎又磕了一個頭說、回稟太爺、這個死屍情實一年頭裏打死的、那個時候兒小的是念其主僕之情、不忍得出首來告、況且小的又知道、凡僕人告主人、先有一個小犯上的罪、所以就悞到如今、沒來稟告、小的原想着小的主人從那麼也就改了皮氣了、誰知道到脚下他的那狠毒的心還是不改、所還是任性妄爲、小的恐怕他再鬧出人命的事情來、把小的也連累上了、所以小的把從前的事情、到衙門來首告、太爺若是不肯信、可以把小的主人左右的街坊傳來問一問、就知道是真是假了、知縣聽他這話、就派衙役去、把王生的左右隣

都傳來了、知縣一審問、他們果然大家一口同音都說是去年有一天、有一個賣薑的被王生打死了、又救過來了、後來可不知道是怎麼樣了、這個時候王生聽大家說出真情實話來了、可就嚇的臉上顏色兒都轉了、知縣就又問王生說、現在大家都說、是去年儂把那個賣薑的打死了、儂還有甚麼可分辯的麼、王生心裏雖然害怕、嘴裏可還拿話支吾、不肯招認、知縣又說、現在既有這麼些個對證、儂還不肯實招、我可就要動刑問儂了、這麼着知縣就叫衙役、把王生拉下去、打了二十板子、可憐王生一個懦弱的書生、那兒受過這麼重的打呢、趕打了這二十板子、王生就受刑不過了、可就據實的都招認了、知縣叫書辦把他的供招都寫了、拿下去叫他畫了供、叫禁子給他上了刑具、把他收在獄裏去了、然後知縣就和大家說、王杰雖然招認了、是他把那個人打死的、無奈並沒有屍親認屍、現在還不能就把王杰定成死罪、等着後來有屍親來認屍、那個時候

兒再定案就是了，又吩咐衙役先把那個死屍買棺材裝殮起來，暫且埋了，不准燒燬，恐怕後來還要檢驗哪，把胡阿虎也放了，然後知縣也就退了堂了，這個時候胡阿虎已經報私仇了，便心滿意足的了，出了衙門，也不敢回家去見主母，就躲在別處住着去了，且說王家的童兒在縣衙門裏打聽消息，聽見說王生都據實的招認了，已經下在獄裏了，可就嚇了一大跳，趕緊的跑回家去，告訴他主母說了，劉氏一聽這個信息，嚇的魂飛天外，放聲一哭，就昏過去了，丫頭老婆子全都慌了，大家叫了半天，劉氏漸漸兒的甦醒過來，叫了一聲相公，又大聲的哭起來了，哭了足有兩個時辰，纔住了聲了，然後就趕緊的打點了些個碎銀子，帶在身上，換上了一身的青衣裳，帶了一個丫頭，叫一個童兒帶路，就一直的到縣衙門去了，趕到了獄門口兒，夫妻見了面，大哭了一場，王生又哭着告訴他媳婦兒說，都是胡阿虎把我害成這個樣兒，劉氏聽這話，咬牙切齒的把

胡阿虎罵了一頓，然後把身上帶着的碎銀子拿出來，遞給王生說：相公可以把這個銀子分給牢頭禁子，爲的是他們好好兒的照應，免得又辛苦。王生把銀子接過來了，那天已經黑了，劉氏就和王生分了手，哭哭啼啼的出衙門回家來了。到了家之後，勉強吃了點兒飯，愁眉不展的躺在床上，心裏想着，昨兒個晚上，還和相公同床睡覺來着，想不到今兒個就遭了禍災，兩口子就離開了，想了會子不由的哭了一場，然後纔慢慢兒的睡覺了。單說王生起到了獄裏之後，那些個牢頭禁子都得了他的銀子，待他也倒還好，無奈見天和那些個蓬頭垢面的囚犯在一塊兒，心裏頭難受的了不得，況且案又沒定，不知道將來是死是活，雖然有人給他送衣服送飯去，到底也總免不了受飢寒之苦，身體也漸漸兒的瘦了，劉氏又拿錢上下打點，打算要把王生暫且取保出去，衙門裏人說：這個人命重案，不敢把他放出來，王生沒法子，只可在獄裏等着就是了。光

陰迅速，不理會王生在獄裏已經有半年的光景了，因為他連憂愁帶急氣，可就得了病了，劉氏給他請大夫送藥，總也不見效，眼看着快死的樣子了，這一天劉氏打發底下人到獄裏送飯去了，王生就告訴那個底下人說，爾回去告訴爾主母說，我現在病得利害，早晚也就死了，叫他快來一盪看看我，起這麼我們倆人也就永別了，這麼着那個底下人回家來，就把這話告訴劉氏說了，嚇得劉氏手忙腳亂，不敢耽誤，就趕緊的雇了一頂小轎子，飛似的奔到縣衙門去了，離縣衙門不遠，劉氏就下了轎，往獄裏去了，趕他到了獄門口兒，見了王生，就哭得說不出話來了，王生就和他說，總是我沒出息兒，打死人命，所以身遭繯綫，連累了賢妻，如今我的病是有增無減，今兒個見着賢妻一面，就是死了也甘心了，可恨胡阿虎逆奴，害得我家敗人亡，我到了陰曹地府，也饒不了他，劉氏含着眼淚說，相公別說這不吉祥的話，爾暫且把心放寬了，好好兒的養病，這案

人命既然是誤傷，又沒有苦主，等着我把地畝都賣了，把相公救出去，夫妻還可以團圓，胡阿虎逆奴，上天決不能容他的，將來總有個報仇的日子，儂也不必攔在心上，王生說若是賢妻能這麼用心，把我救出去，我的病也就減幾分了，無奈我就怕我身體這麼樣的軟弱，等不了很多的日子，劉氏又安慰了半天，然後纔出了衙門回家去了，趕劉氏到家之後，正在屋裏發愁哪，那幾個底下人們都在前頭屋裏鬪牌耍錢了，忽見有一個半老的人，挑着兩個盒子，一直的進院子裏來了，到了院子裏，把扁擔擱在地下，就問底下人相公在家裏哪麼，那些個底下人就上前去，把那個人細看了一看，然後就都大聲的說了不得了，有了鬼了，大家就都東逃西竄的，全跑開了，看官請猜那個人是誰，就是一年頭裏來的那個賣薑的姓呂的客人，趕他看見大家亂跑，就趕緊的拉住了一個童兒，問他說，我是到這兒拜儂們主人來了，怎麼儂們說我是鬼呢，這個工夫兒劉

氏在屋裏聽見院子裏吵嚷，就出來問是怎麼了，那個姓呂的就上前去，作了一個揖說：娘子聽我說，我是湖州賣薑的呂大，因為上回承相公的情，留我吃的酒飯，又送給我一疋白絹，我感激的了不得，就起分手之後，我回到湖州去，後來又到別處去，作了些個買賣，如今復返又到溫州來，備了點兒土物兒，特意到尊府望看相公來了，不知道甚麼緣故，您的管家們說我是鬼，這個時候傍邊兒有一個童兒，就大聲嚷着說：娘子，您可別信他的話，他一定是知道您現在要想法子把相公救出來，所以他現形索命來了，劉氏就說：童兒，爾別胡說了，然後就問呂大說：這麼說起來，爾真不是鬼了，爾把我的丈夫害的真不輕啊，呂大聽這話，嚇了一大跳，就問相公在那兒了，怎麼是我把他害了呢，劉氏就把周四那天晚上怎麼拿船撐了一個死屍來，還拿着那疋白絹和那個竹籃子作對證，王生怎麼拿銀子買附他，把那個死屍私自埋了，後來胡阿虎怎麼懷恨私仇，

到衙門裏去，把這件事告發了，王生怎麼受刑不過，就把打死人命的事招認了，現在下在獄裏，還沒定案哪，把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細細的說了一遍，呂大聽這話，就直蹀脚捶胸的說，這還了得麼，天下竟會有這樣兒的冤屈的事，我告訴娘子說罷，去年我解您這府上走之後，上了那個擺渡，擺擺渡的看見我那疋白絹了，就問我是起那兒拿來的，我可就無心中就把相公怎麼把我打昏過去了，然後又救過來了，又留我吃的酒飯，又送給我一疋白絹，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他說了，這麼着他就要買我那疋白絹，我看他給的價錢合式，就賣給他了，他又買我的那個盛蓋的竹籃子，我就把那個竹籃子給了他了，折了擺渡錢了，想不到他把我那兩樣兒東西誑到手，設這麼個毒計策，上這兒訛詐來了，這都是因為我不早回溫州來，連累了相公，受這樣兒的冤屈，實在是我的不是了，劉氏說，若不是客人今兒個到這兒來，連我也不知道我丈夫受的這

樣兒的冤枉，劉氏又說那疋白絹和那個竹籃子是周四起，手裡誑了去的，那個死屍他可是起那兒弄來的呢？呂大聽這話，想了一想說：是了，我想起來了，那天我在船裏頭說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看見靠岸邊兒河裏漂着一個死屍，我見周四聽我說話的時候，直不住的拿眼睛瞧那個死屍，我也沒理會，誰知道他敢情安着這麼個歹意了，好狠人，好狠人，如今不可以耽誤，該當及早辦纔好，請娘子先把土物兒收起來，然後我同娘子到縣衙門裏訴冤去，把相公快救出來，是要緊的，這麼著，劉氏就把禮物拿進去了，給呂大道了謝，又給他預備的酒飯款待他，劉氏本來是書香人家兒的姑娘，頗通文理，不必找代書去，就自己寫好了一張訴呈，趕呂大吃完了飯，劉氏就叫人雇了一頂小轎子，同着呂大和一個跟班的，就到縣衙門去了，等了一會兒，知縣坐晚堂，劉氏和呂大就進衙門裏去，大聲的一喊冤，知縣叫衙役把他們帶進去了，趕他們到了大堂上，劉

氏就把訴呈遞上去了，然後跪下了，知縣接過訴呈去，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然後又問劉氏這案的緣由，劉氏就把他丈夫怎麼因為買薑爭價錢，誤傷呂大，又救過來了，趕到晚上擺擺渡的周四，怎麼拿船撐了一個死屍來訛錢，後來家人胡阿虎怎麼懷恨私怨，出首告發的事，細細的說了一遍，又說直到今兒個呂大復返又到溫州來，我纔知道我丈夫是冤屈，如今就求太爺格外施恩，秉公的判斷，小婦人就感大恩不盡了，知縣聽這話，又問呂大這案事的緣故，呂大就把去年怎麼被王生打昏過去了，又救過來了，怎麼留他吃的酒飯，又送給他一疋白絹，後來到了擺渡上，怎麼那個擺擺渡的周四，把那疋白絹和那個竹籃子買了去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知縣聽這話，就說呂大，備莫非是劉氏把備買出來的，呂大就磕了一個頭說，回稟太爺，小的雖然是湖州人，在這本地作買賣多年了，這本地人也有好些個認得我的，怎麼能瞞得了太爺呢，若果然那個

死屍是真的，臨死的時候兒必然求船家找一個認得的朋友到擺渡上去，託咐到家裏送信去，爲的是叫家裏的人來好報仇，怎麼能就託咐一個船戶辦這麼大的事呢？這層還可以說，人臨危的時候，想不了這麼周到，難道湖州就沒有呂大的骨肉至親，見呂大總沒回家去，也該當有人到這兒打聽來呀？若是打聽出來是被王相公打死了，必到衙門來告，怎麼能直等到一年之後，還是王家的底下人出首來告的呢？小的今兒個到這兒來，纔知道王相公受這麼大的冤屈，雖然不是小的把他害的，到底這個禍實在是解小的身上起的，小的實不忍叫他受這樣兒的冤枉，所以到太爺的案下，把這件事稟明了，求太爺作主，開脫王杰就是恩典，知縣聽這話就說，呂大本地人既有認得們的，們可以說出他們的姓名來，呂大就立刻指出幾個人來，知縣都記下了，就把那幾個人裏頭，點出四個人來，吩咐兩個衙役，去把這四個人和王杰的街坊幾個人，都立刻

傳來那倆衙役都答應着出衙門傳人去了，不大的工夫兒就把這兩項人都傳來了，就聽見認得呂大的那四個人，遠遠兒的見呂大在堂上跪着了，就都說，這不是湖州呂大哥麼，怎麼他在這兒呢，一定是去年沒叫人打死，這個時候知縣又叫王生的那幾個街坊上前去認一認呂大，趕大家上前去細認了一認，都納悶兒說，難道是俗們眼花了麼，這個人實在是王相公打死的那個賣葷的，可不知道準是他呀，還是這個人的相貌彷彿他呢，內中有一個人就說，天下那兒能有這麼一個模樣兒的人呢，我的眼睛若是見過一個人再也忘不了，這實在是那個賣葷的，並不錯的，這個時候知縣聽大家這麼說，心裏已經明白了幾分了，就把訴呈批准了，然後就和傳來的那兩項人說，爾們先回去，別在外頭聲張，若是誰走漏了風聲，我是拿他來治罪，大家聽這話都答應着出衙門去了，又吩咐幾個衙役，出去暗之中把那個擺擺渡的周四找著，拿好話把他

誰到衙門來，別告訴他真情實話，還有胡阿虎，他是有保家的，明兒個過了晌午，都要傳到聽審，衙役就都答應着出衙門走了。知縣又和劉氏、呂大說，倆人先回去，明兒個過了晌午坐晚堂的時候，倆人到衙門來聽審。劉氏和呂大都磕了頭，站起來下堂走了。劉氏又帶著呂大，到了衙門口兒，見了王生，把這件事告訴明白他了。王生聽說，心裏喜歡的了不得，立刻病就好了多一半兒了。可就說，我當初就當是胡阿虎是個壞人了，敢情擺擺渡的周四，還下這麼樣兒的毒手了。若不是如今客人復返，又到溫州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冤枉啊。趕說完了話，劉氏和呂大就回家去了。趕到第二天晌午之先，劉氏和呂大就到縣衙門聽審來了。等了會子，知縣升堂，不大的工夫兒，就看見有兩個衙役把周四傳來了。原來周四自從得了王生的銀子，就在本地開了個布舖，衙役奉了知縣的交派，就到了他舖子裏，告訴他說，本縣的太爺要買布，就把他誑到衙

門來了，也是天理昭彰，該當敗露了，趕周四進了衙門，抬頭看見了呂大，不由得滿臉通紅，呂大就說：家長，自從僱買了我的那疋白絹和那個竹藍子去，到脚下這一年來的買賣可好啊？周四聽這話，所不知道說甚麼好了，嚇的彷彿獸子一個樣，不大的工夫兒，衙役把胡阿虎也傳來了，原來胡阿虎搬在別處住去了，因為這兩天進城望看親戚來了，可巧衙役正遇見他，就撒了一個謊，和他說：僱主人打死人命的事，現在已經有了苦主了，竟等僱告到衙門裏去，就要定案了，我們這兩天滿處找僱，所沒找著，如今僱就快跟我到衙門去罷，胡阿虎聽這話，就信以為真了，心裏很喜歡，就跟着衙役進衙門來了，不大的工夫兒，知縣坐堂，就吩咐把胡阿虎帶上堂來，趕衙役把他帶到堂上跪下了，知縣就指着呂大問胡阿虎說：僱認得這個人不認得？胡阿虎就細看了一看，嚇了一大跳，心裏頭七上八下的，所不得主意，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知縣看這個光景，心

裏所明白了，可就指着胡阿虎罵說，爾這狼心狗肺的奴才，爾主人怎麼虧負爾了，爾竟敢和船家通同作弊，找出一個死屍來，誣告爾主人打死人命，胡阿虎說，那個死人實在是小的主人打死的，並不是小的誣賴他，知縣聽這話，更生了氣了，就說，爾主人既然把呂大打死了，那堂底下跪着的那個人是誰，這麼着，知縣就叫衙役，拿夾棍把胡阿虎夾起來了，叫他招認實情，胡阿虎被夾，就大聲嚷着說，太爺若說是小的不該當，懷恨私怨，出首告主人，小的情甘認罪，若說是小的和船家通同作弊，小的至死也不敢招認，回太爺知道，那天小的主人把呂大打昏過去了，後來又救過來了，又留他吃的酒飯，還送給他一疋白絹，呂大可就告辭往擺渡口兒去了，趕到二更天的時候兒，周四拿船撐了一個死屍來，叫門，手裏拿著那疋白絹和那個竹藍子作對證，合家的人都信以為真了，小的主人就拿銀子把船家買附好了，就叫小的跟着周四到墳地裏，把那個死

屍埋了，後來因爲小的主人把我打了一頓，小的懷恨私仇，纔出首到衙門來告的，小的並不知道那個死屍是真是假，若不是如今呂大又到溫州來，連小的也不知道小的主人是冤枉，至於那個死屍到底是甚麼人，求太爺問擺擺渡的周四就知道了，這麼着知縣就叫書辦寫了胡阿虎的口供，拿下去叫他畫了供，然後就吩咐衙役把他帶在傍邊兒跪着，又叫衙役把周四帶上來問話，趕周四到了堂上跪下了，知縣審問他，他還拿話支吾不認，無奈有呂大在傍邊兒直質對他，又搭着知縣要給他上夾棍，他沒法子了，就都招認了說，去年某月某日，呂大拿著一疋白絹一個竹籃子，到了小的擺渡上，小的就問他那疋白絹的緣故，他就把王生怎麼把他打昏過去了的事，都告訴小的說了，小的一聽這話，就起意要託賴王家去，這麼着小的就把他的那疋白絹買過來了，又哄他要買他的那個竹籃子，他就把那個竹籃子給了小的，折了擺渡錢了，趕呂大下

了船之後，小的就把河岸底下的一個浮屍撈上來，擱在船上，就撐到王家門口兒去了，小的下了船，就拿着那疋白絹和那個竹籃子，到了王家一叫門，王生出來開門，小的就拿話一嚇唬他，他就信以為真了，可就給了小的些個銀子東西，他又派了他家裏的倆底下人，跟着小的去到王生的墳地裏，把那個死屍埋了，這就是小的的實供，知縣聽這話就說，這個事情雖然對了，到底裏頭還有可疑的地方，怎麼可巧那天晚上河底下就有一個死屍呢，怎麼又可巧那個死屍就和呂大的模樣兒相彷彿呢，這必是倆又起別處謀害了一個人，訛詐王生去了，周四就大聲的說，那個可是太爺冤屈小的了，若是小的謀害了別人，為甚麼那天不就把呂大謀害了呢，因為那天小的先看見了那個浮屍，纔起意買呂大的白絹和竹籃子，小的也想到了那個死屍的模樣兒不像呂大，未必能哄騙王生，不過小的想着，一來是王生心虛胆怯，二來他就和呂大就見過一面，

況且那天又是晚上的時候，燈光之下一個死屍，誰能留神細看去呀。三來那疋白絹是王生給呂大的，那個竹籃子是呂大自己的東西，有這兩樣兒東西作對證，王生自然就沒甚麼可疑惑的了，所以小的纔敢大着胆子，哄騙他去了，果然小的把他瞞哄住了，並沒有一個人認出那個死屍是假的來。至於那個死屍，小的想一定是失脚掉在河裏頭的，小的實在不認得他是誰，這個工夫兒呂大在榜邊兒跪着也說，回稟太爺，那天小的上擺渡的時候，也看見河岸底下有一個浮屍，周四說這話倒都是真的，這麼着知縣就叫書辦寫了周四的口供，拿下去叫他畫了供，周四又說，回稟太爺，小的本來起意，不過爲的是訛詐王生的銀錢就是了，並沒有安心把他害死，求太爺施恩從輕治罪，知縣就大聲的說，爾這沒天理的萬惡東西，爾只顧貪圖訛詐王生的錢，可差一點兒把他害得家敗人亡，像爾這詭計多端兇惡棍徒，還不知道爾先頭裏害過多少人，我

如今一定要給永嘉縣除一個大害，還有胡阿虎身爲王家的奴才，竟敢拿着沒影響的事，背恩告主，實在可惡極了，都應當從重治罪的。知縣越說越有氣，就立刻吩咐衙役，把他們拉下去，把胡阿虎傷打四十大板子，周四不計其數，以氣絕爲止。誰知道胡阿虎傷痕剛好，禁不住這麼重的打，也是因爲他背主忘恩，天理不容，趕打了不到四十板子，胡阿虎氣絕就斷了。周四直打到七十板子纔死的，可嘆兩個兇殘惡徒，全死在杖下了。知縣見他們兩個人都死了，就叫衙役去把兩家的屍親傳來，把屍首領了去了。知縣又吩咐衙役，把王生起獄裏提出來了。當堂開鎖釋放，又叫人把周四布舖的貨物銀子都抄來了。大約也值一百兩銀子，都是周四訛賴王生的贓物。這些個東西該當按例入官的，因爲知縣念其王生是個念書的，無故的受了這麼大的冤屈，這麼着就把布疋銀兩都叫王生領了去了。這也是知縣的好處。知縣就吩咐叫他們回家去罷。這麼着

王生劉氏呂大三個人，都給知縣磕了頭下堂走了。然後知縣又帶着件作衙役，到墳地裏，把那個死屍刨出來，叫件作驗了一回，見他手指甲裏都有沙泥，實在是失脚掉在河裏頭的，又沒有屍親領屍，這麼着知縣就叫衙役買了一口棺材，裝殮起來，埋在義地裏去了。且說王生到家之後，和劉氏彼此又哭了一場，然後把呂大請進去，從新見禮。呂大因爲王生是爲他受的屈，王生是因爲呂大給他伸的冤，所以兩個人彼此都很感激。這叫作不打不成相與。後來王生和呂大倒不斷的來往交接，王生經過這一場官司之後，把皮氣也改好了，就是遇見過要飯的花子，他也和顏悅色的。他從此奮志功名，思想榮身雪耻，所以他就閉門讀書，不交賓客。十年的工夫就中了進士，作了官了。這麼看起來，凡作官的人，大要小，心不可以粗心，拿着人命當兒戲，就像王生這案事情，就是船戶周四一個人心裏知道那個死屍不是呂大，若不是呂大復返又到溫州來，劉氏

也不知道他丈夫是冤屈，胡阿虎也不知道他主人是冤屈，就連王生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冤枉，何況公堂之上，豈能盡照覆盆，理刑君子須當以此爲戒。

懷私怨狠僕告主終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却說明朝嘉靖年的時候兒，明君在位，天下太平，就因為朝廷錯用了一箇奸臣，就壞了許多的事情了。那箇奸臣是誰呢？他姓嚴，名字叫嵩，號叫介溪，是江西分宜縣的人。他把大學士夏言讒害了之後，就陞為首相了，權勢尊重，朝野側目。他的那位少爺，名字叫世蕃，由官學生陞到工部侍郎。他那箇人心裏更狠，嚴介溪最愛聽他的話。那箇時候兒，朝裡頭有大丞相，小丞相的稱呼，就因為他們父子同惡相濟，可就引出一箇忠臣來。這箇人姓沈，名字叫鍊，號叫青霞，是浙江紹興府的人。他那箇人是文武全才，從小的時候兒，最敬慕諸葛武侯的人品。他把前後出師表，天天兒要念，又抄寫了一百多篇，把屋裏牆上都貼滿了。每逢喝酒之後，念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兩句，他就長嘆一聲，大哭一場。在嘉靖戊戌年中了

進士，就因為他性情抗直，不諂媚大官，就得了一箇錦衣衛的經歷，趕得了經歷，看見嚴家父子，心中毒狠，殘害好人，心裏很生氣，有一天公宴，喝酒之間，那嚴世蕃就舉起酒來，勸大家喝酒，衆位做官的，都怕嚴世蕃的勢力，不敢不喝，趕酒杯到了馬給事中的面前，那箇人是生來的點酒不聞，再三的推辭不飲，那嚴世蕃就出了席過來，把馬給諫的耳朵揪住，硬把酒灌下去了，那位馬給諫喝下那酒去，站也站不住，嚴世蕃就直拍着手兒大笑，沈鍊一看，滿肚子不平之氣，他就離開了座位，把那箇大酒杯搶在手裏，滿滿的斟了一杯酒，就讓嚴世蕃說，馬給諫蒙老先生賜酒，已經醉了，不能回敬，我可以替他回敬一杯罷，嚴世蕃聽這話很詫異，剛要推辭不喝，沈鍊就揪住他的耳朵，把酒給他灌下去了，就把酒杯扔在桌子上了，拍着巴掌大笑，嚇得衆位官員都低着頭，不敢言語，嚴世蕃假裝着醉了，就告辭走了，沈鍊也不送他，就坐在椅子上嘆息說，漢賊不兩立，

一連念了好幾句，又拿過酒來，喝了幾杯，一腦門子的氣回家去了，趕睡到五更天醒了，心裏一想說，嚴世蕃這箇東西，叫我賭氣子拿酒灌了他，他必懷恨我，打算害我，不如我先下手倒好，這麼著他就起來，洗完了臉，寫了一箇奏摺，那摺子裏頭就說，嚴嵩父子攬權納賄，欺君悞國，十條大罪，請皇上把他殺了，以戒天下，趕這箇摺子遞上去，旨意下來說，沈鍊謗毀大臣，沽名釣譽，著發交錦衣衛，重杖一百，發到口外去爲民，嚴世蕃託附錦衣衛，要把沈鍊打死，那錦衣衛堂官姓陸，名字叫柄，平常很敬重沈公的氣節，他極力的關照，打了一百棍，可不很利害，然後就把他發到保安州去爲民，那沈鍊就帶著妻子，雇了一輛車起身，望保安州去了，原來沈公的夫人徐氏，生了四箇兒子，長子名字叫沈襄，是本府的廩生，向來就留在家裏，次子沈袞，三子沈褒，都隨侍讀書，還有一箇頂小的少爺，不過一生日，親了五箇人，在路上受的辛苦，自然不用說了，這一天到了保

安州異鄉的地方很覺著淒涼，又搭著連陰天下雨，更悽慘了，忽然看見有一箇人打著傘往這麼來了，他看見沈鍊，品貌不俗，可就問他姓名來歷，沈鍊就說，我叫沈鍊，是從京裡來的，那箇人一定讓到他家裏去，還要家眷一塊兒走，沈鍊見他讓的很實在，就同他去了，趕到他家廳房裏，那箇人就給沈鍊行禮，沈鍊就趕緊的還禮說，足下是誰，怎麼蒙這麼抬愛，那箇人說，我姓賈，名字叫石，是宣化府衛的人，前幾天就聽見說閣下參嚴嵩十大惡，真是天下的忠臣義士，又聽見說閣下發到這地方來，我是急欲要見，如今可巧天從人願，彼此相遇，說完了又行禮，沈公又趕緊的站起身來，就叫沈袞、沈褒來見，賈石也叫他家裏的人出來，把沈太太迎接裏頭去安置，這麼著就預備酒飯款待，趕住了幾天，賈石就和沈公說，您也不用另找住處，就暫且住在我家，我可以帶著家眷到別處住去，等著閣下賜還的時候兒，我再回來，不妥當麼，沈鍊就說，雖然蒙您這麼厚

愛，我怎麼敢佔您的宅子呢。賈石說：我雖然是莊農人家，可很認得好朋友。我是久已仰慕閣下忠義，如今可喜，光臨敝處，就讓給您這幾間草房住處，不過表一點兒敬賢之心，請您不必推托。說完了，他就吩咐人，就把細軟的東西都搬了走，下剩平常使的傢伙，都留下了，給沈公用。沈鍊十分過意不去，情願意和他拜爲盟兄弟。賈石說：我是一箇莊農人，怎敢高攀同貴官換帖。沈鍊說：大丈夫意氣相投，不分貴賤。那賈石比沈鍊小五歲，就拜沈鍊爲哥哥。沈鍊就叫三箇兒子，拜賈石爲盟叔。賈石也叫妻子出來見禮，大家都很喜欢。吃完了飯，賈石就帶著妻子，到岳家住去了。沈鍊就在賈家暫住。那保安州的人聽見說沈經歷因爲上摺子參巖老，被罪發到這地方來了，人人敬仰，都來拜會，都有些箇周濟餽送。又聽說沈公是文武全才，就派子弟來聽他講些箇忠孝大節的，也有跟著他學射箭的。沈鍊就拿草紮成了三箇偶人，拿布包裹好了，一箇上頭寫著唐

朝奸相李林甫一箇上頭寫著宋朝奸相秦檜一箇上頭寫著明朝奸相嚴嵩拿這三個偶人做鴿子若是射箭的時候兒就大聲的混罵全不慮念嚴府知道他那兒想到早就有人把這事報知嚴嵩父子了他們父子心裏很恨他打算要找點兒事把沈鍊殺了纔好可巧宣大總督見缺了嚴嵩就託附吏部把他的乾兒子楊順派去做總督趕楊順到嚴府辭行來嚴世蕃就託他要查沈鍊的過失楊順就答應走了趕到任以後正遇見大同韃虜犯邊應州一帶一連破了四十多堡楊順不敢出兵去救直等到韃子都走了他纔遣兵調將虛張聲勢瞎鬧了一場暗中叫將官把避難的良民殺了些箇假作是韃子的首級送到兵部去請功沈鍊聽見這件事很生氣就寫了一封信青衣小帽在衛門等著楊順出來親手投遞那信裏頭大概說的是一人的功名事極小百姓的性命事極大殺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楊順看了這封信很生氣把信撕了箇粉碎沈鍊又

作了一篇祭文，帶領著門下弟子，預備了祭禮，望空祭奠那些箇冤魂，又作塞下詩說：

雲中一片虜烽高，出塞將軍已著勞。

不斬單于誅百姓，可憐冤血滿霜刀。

那楊總督標下有箇心腹指揮，名字叫羅鎧，就把詩和祭文都抄好了，暗中給楊順送去了。楊順看了更恨沈鍊了，可就把詩竄改了幾箇字說：

雲中一片虜烽高，出塞將軍枉著勞。

盍以借他除佞賊，不須奏請上方刀。

又寫了一封密信，連詩都封在信裏頭了，就派羅鎧送到京裏嚴府去。他信裏頭說，沈鍊懷恨相國父子，暗中結交劍客勇士，要趁機會報仇。他詩裡頭有借虜除佞的話，可見他的心思了。世蕃看了信，嚇了一跳，就把心腹人御史路楷請來，和他商量怎麼辦。路楷說，若能叫我按臨那箇地方

去、我該當給相國了辦這件大事、世蕃很喜歡、就託附都察院、派路楷巡按宣大去、臨走的時候兒、世蕃預備酒給他餞行、就說、奉託閣下帶話、告訴楊公說、若能同心給除了這箇患、我必以侯伯爵酬報、路楷答應、就起身走了、趕到了任、見了楊順、就把世蕃托帶的話、都說明白了、楊順說、學生也是早晚的思想、總沒箇好法子把這箇人置之於死地、從此俗們彼此留心就是了、當天倆人就分手了、趕到第二天早起、楊順坐早堂、中軍官就進來稟報說、蔚州衛拿著了兩箇妖賊、解到衙門來了、聽候大人的示下、楊順就吩咐把解官叫進來、趕解官進來、遞上文書去、楊順拆開了一看、這兩箇妖賊、一箇叫白浩、一箇叫楊胤夔、都是妖人蕭芹黨裡的人、楊順很喜歡、一來這也算是他到任之後一箇功勞、二來他要借這箇題目、把沈鍊羅織裡頭、這天晚上就把路楷請來、在後堂商量、說是妖人有通韃虜的事情、皇上自然很怒、俗們再說白浩他們平常拜沈鍊爲師、

那沈鍊叫他們通韃虜謀反，如今拿住他們了，請皇上旨意，把他們正法，以絕後患，俗們再發一箇密稟帖，稟知嚴府，請他囑咐刑部，作速議覆，我想沈鍊的命一定就沒有了，路楷聽這話，就拍著巴掌說，妙極妙極，這麼著，倆人就把稟帖奏摺都寫好了，就發了走了，趕嚴嵩看見那箇稟帖，就派嚴世蕃，告訴刑部，快快兒的議覆上去，奉旨，楊順路楷所奏，拿獲妖犯等，著本處巡按御史，卽行處斬，楊順著，廢一子錦衣衛千戶，路楷著，紀功超陞三級，俟有京缺，升用，暫且不提，單說楊順自從發了摺子之後，他就派人把沈鍊拿來，下在獄裡了，嚇得徐夫人和沈褒沈褒他們，心裏都慌了，就趕緊的去找賈石商量，賈石說，這一定是楊路倆賊，要給嚴家報仇的意思，如今既然下了獄了，必然是活不了的，依我的愚見，兩位公子該當以宗祀爲重，趕緊的逃跑，等著嚴家勢敗，你們再出頭，若是在這兒住著，楊路那倆賊，決不肯善罷甘休，你們該當勸令堂，早早兒的遠害全身。

這是要緊的法子，令尊大人那兒，我自然託人照應他，你們不必懸念，倆少爺就把賈石的話，告訴他母親了，徐夫人不肯答應，賈石聽見說了，很歎息的，不得過了幾天，賈石打聽說，沈鍊已經誣入妖人的黨裡頭了，定成死罪了，沈鍊在獄裡，就不住的大罵，楊順恐怕把他綁出去殺他，在大衆面前一罵，實在的不好看，這麼著就囑咐管獄官，遞了一箇病呈，把他的命害了，就完了，賈石知道沈鍊死了，他就託人把死屍買出來了，託附獄官，要到了梟首示衆的時候兒，就弄一箇假的支應過去，就完了，可瞞著沈衰他們弟兄，自己預備了棺材，裝殮起來，埋在一塊空地地方兒了，然後就和沈衰說，令尊已經在獄裡死了，他的遺體，已經保全住了，可是如今不可以洩漏，沈衰他們弟兄，痛哭的，了不得，又給賈石叩頭道謝，賈石又勸他們倆人快逃跑，沈衰說，叔父說的有理，無奈家母總想著等事情，情稍微的消停一點兒，把靈柩搬回去，就因爲這箇，一時不好，就定規走。

的話、賈石說、既是令堂不肯躲開、我也不便勉強、可是我如今有事要出外去、也不知道多嗜纔能回來哪、你們母子小心在這兒住著就是了、他看見屋裡牆上貼著的兩張前後出師表、是沈鍊親筆寫的楷書、賈石說、這兩張字、可以揭下來送給我、做箇記念、等著俗們再見面、拿這箇做箇憑據、沈袞就揭下來了、疊好了、給了賈石了、賈石就藏在袖子裏、眼淚汪汪的走了、且說路楷見旨意已經到了、就起獄裡、把白浩他們提出來殺了、並且還要把沈鍊的頭割下來、一塊兒示衆、他那兒知道沈鍊的真屍首、已經叫賈石買了去了、趕把妖人都殺完了、楊順和路楷說、當初嚴東樓應許我事成之後、以侯伯世爵酬謝我、如今怎麼不過廢一子、這是甚麼緣故呢、路楷想了半天就說、我想竟殺了沈鍊、沒有連累上他的兒子、嚴相國有不滿俗們的意思、楊順說、這也沒甚麼難的、如今俗們再遞一箇摺子、就說沈鍊雖然死了、他的兒子一定知情、自應治罪、查抄家產、方

足以伸國法、而儆效尤、還得訪查跟他學本事的那一群徒弟、和借給他房住的那箇人、都一齊拿來治了罪、給嚴家父子出了氣、那箇時候兒、偕們再問他當初應許偕們那箇話、看他還有甚麼推托的、路楷說、這箇法子很妙、楊順就暗中又遞了一箇摺子、過了幾天、奉硃批、交派地方官、奉憲牌派、人把沈鍊的家眷和平常來往的人、都要按名查拿、就是賈石他有先見之明、算是脫了那箇難了、楊順看見把沈衰他們都拿來了、就親自審問他們、叫他們招定了勾通韃虜的事、他們倆人不肯認、可就死在刑下了、那個時候兒、拿到犯人都按著同謀之罪、全都斬首了、就是沈鍊的那個小少爺沈襄、還在懷抱哪、算是免罪、跟著他母親徐氏、發到雲州極邊去了、路楷又和楊順商量、行文到浙江去、嚴提囚犯沈鍊長子沈襄、解來治罪、又吩咐一個心腹人、經瀝、名字叫金紹、叫他挑選有材幹的差人、帶著文書到浙江去、並且囑咐那個差人、叫他在半路上得便、把沈襄

謀害了，就在那本地方取一張病呈回來銷差，事成之後那個差人一定有重賞，還應許金紹保舉他陞官，這麼著金紹回去，挑選了兩個有能幹的差人，一箇叫張千，一個叫李萬，金紹就把他們倆人叫來，賞他們酒飯，又賞給他們二十兩銀子，就把楊順路楷的意思告訴他們了，還囑咐他們在路上把沈襄謀害死，回來必有重賞的，那張千李萬收了銀子，給金經歷道了謝，帶上了文書，就趕緊的起身走了，不在話下，單說沈襄，號叫小霞，是紹興府學廩生，他早就聽見說他父親因言事獲咎，發到保安去爲民，心裏很懸念，打算要往那麼看一看去，因爲家裏沒人主事，還沒能定行止哪，忽然這一天本府的差人來了，就把他鎖了去了，到了府衙門的大堂上，知府就把來的文書給他看了，然後就把回文和犯人，就交給原差了，沈襄這纔知道父親和兩個兄弟已經都死於非命了，母親又發到極邊去了，他就放聲大哭，哭出府衙門來，就見他一家大小都在那邊

兒啼哭哪，原來文書上有奉旨抄家的話，本府已經派司獄去，把家產都封了，把他們家裏的人，全哄出去了，沈小霞一見更難過了，哭得氣都接不上了，不大的工夫兒，親戚都來看他，沈小霞的丈人孟春元拿出一包銀子來，送給解差，求他在路上照應他的女婿，那解差嫌少，孟氏娘子又添上了一對金簪子，他們纔收下了，沈襄就哭著吩咐孟氏說，爾本來是書香人家，決不能再改嫁的，爾不必替我縣念，爾可以回到娘家去過日子罷，那小妾聞氏太年輕，可以叫他改嫁，無奈我已經三十歲，沒有兒子哪，他已經有兩個半月的身孕了，爾可以把他帶回娘家去，倘或他將來生一個男孩子，沈家也不能絕後了，那個時候隨爾叫他嫁人就是了，話還沒說完哪，就聽見聞氏說，大爺說的是那兒的話，您這一盪往北去，正短一個貼身人，跟去照管您，大娘自然該當回娘家去，我情願意蓬頭垢面，一路上伏侍您，沈小霞說，若是一個親近人，跟著我去，我還有不願

意的麼、無奈這一回去、多一半兒不吉、把個連累的死、有甚麼益處、聞氏說、老爺在朝做官、大爺向來是在家、離著好幾千里地、怎麼能知道老爺的事呢、我可以幫著大爺、到官場中分辯去、一定死不了、就是把您下了獄、有我在外頭、也好照應啊、小霞聽他說的有理、只可答應了、這個時候兒、張千李萬就催著他們快動身、聞氏就換了一身布衣裳、拿青布包上頭、就和大家分手、背著行李、跟著小霞起身了、一路上寸步不離、茶飯都是他親手拿來、張羅、那張千李萬起頭兒還好、趕過了揚子江、到了徐州地方、就改了樣子了、故意的爲難他們兩口子、聞氏看見、心裏明白、可就暗中告訴他丈夫說、我看見解差不懷好意、我是個婦道家、不知道路徑、前邊兒若是有荒涼地方、大爺可要小心隄防著、沈小霞點頭說是了、又走了幾天、就看見兩個解差、不住的交頭接耳的、又看見他們包袱裏有一把倭刀、沈小霞害怕、就和聞氏說、明天就是濟甯的交界了、過了府

城就是太行山梁山，一路都是曠野荒郊，是响馬出沒的地方兒，倘或到了那個地方兒，他們若是動起手來害俗們，可怎麼好呢？聞氏說：「既然是這麼樣，太爺若是有甚麼躲身的法子，您請自便。」我在這兒不怕，這兩個解差他們還能把我吃了麼？沈小霞說：「這濟寧府東門裏頭有一個馮主事，他現在在家裏丁憂，那個人很有俠氣，是父親的同年好友，我明天去投他，他必收留我，就怕爾是一個婦道家，纏不了這兩個解差，不如爾我一塊兒死了倒爽快。」聞氏說：「大爺有活路，竟管走，我自然會擺布他們倆人，這麼著暗中商量定規了。」到了第二天早起起身，沈小霞就說：「現在離濟寧不遠，那濟寧東門裏頭有一位馮主事，他是我年伯，從前他在京裏的時候借過我父親紋銀二百兩，有字據我帶著哪？我打算找他要這銀子去，我想他見我是遭難的人，必然肯還這個銀子，俗們有了這筆錢，路上的盤纏也寬綽些個。」李萬聽說去要銀子，可就在張千的耳頭上說，我

照這個少爺倒是個忠厚人，況且他的妾和行李都在這兒哪，我料估著也沒甚麼變故，可以叫他去要這個銀子，把銀子要來，不是爾我的造化麼？張千說，雖然是這麼樣，不如等到了店裏，把行李安置好了，我在店裡看著小娘子，爾同他去，萬無一失的，說話之間，可就到了濟甯城外頭了，這麼著就進店裡去，都安置好了，沈小霞說，爾們那一位跟我去，等回來再吃飯還不晚哪，李萬說，我同您去，或者他們家留僭們吃飯，也未可定，聞氏聽這話，就故意的和他丈夫說，大爺要小心，如今世態炎涼，馬上是馬上，馬下是馬下，雖然馮主事該僭們的銀子，他看見老爺已經死了，您又在難中，他就肯順情順理的還銀子麼，何必找這個煩惱去呢，依我說，不如吃完了飯，趕路倒好，李萬是貪著那筆銀子到手，他就極力的攛掇沈襄去，那聞氏可就和他丈夫使了個眼色說，大爺要去，可要早一點兒回來，別叫我儘自等著著急，李萬就笑著說，還能去得了多大工夫呢，聞

氏看著丈夫走了，又故意的叫李萬回來，囑咐他說，若是馮家留吃飯，坐的工夫大了，爾可要催催快回來，李萬就笑著答應說，不用囑咐，我都知道，趕到李萬出了店，那沈小霞已經走出好遠的去了，這濟甯府又是李萬走過的熟道，那東門裏頭馮主事家他也知道，所以心裏很大意，趕走了幾步，偏巧又鬧肚子，就找了個茅廁出恭去了，然後這纔慢慢兒的往東門去了，單說沈襄他回頭照不見李萬，就趕緊的跑到馮主事家，可巧馮主事正在廳房裡一個人兒坐著哪，趕一見面，就嚇了一跳，沈襄就拉住馮主事的袖子說，請年伯到這邊兒來說一句話，馮主事心裏明白，就把他讓到書房裡去了，沈襄就跪在地下哭著說，我的父親和倆兄弟都叫楊路兩個奸賊給害了，如今又行文要把小姪拿去治罪，況且那兩個解差安心不善，大概是受了楊路兩個賊的錢了，若到太行山的時候兒，把我的命害了，我沒法子脫身，這纔來投奔老年伯來，求老年伯想法子

保護我、叫我們沈家不至於絕後、就是先父在天之靈也是感激您的、馮主事滿口應許、就說、賢姪不用害怕、我可以把僮送到一個地方兒去、暫且住幾天、我自有的法子辦、這麼著就拉著沈襄的手、帶他到那臥房的後面、揭開一塊地板、從地道下去、裏頭有三間小屋子、很可以藏身、見天的茶飯都是馮主事親身給他送進去、那馮主事家規很嚴、誰也不敢洩漏這個事情、且說李萬來到馮宅門口兒、可就問看門的說、剛纔有一個穿白的大爺來見僮們老爺、不知道見著面了沒有、那個老看門的說、我們老爺留他在書房裡吃飯哪、李萬聽這話更放心了、直等到兩點多鐘、快三點了、就見起廳房裡出來一個穿白的大爺、出了街門就走了、李萬趕緊上前去一看、並不是沈襄、只可又問看門的說、僮們老爺留吃飯的那位大爺、怎麼還不出來呢、看門的說、剛纔出去的不是那位麼、李萬說、老爺書房裡還有客沒有呢、老看門的說、那我可不知道、李萬說、不瞞大爺

說、我是宣大總督那兒差來的、如今有紹興府沈公子、名字叫沈襄、號叫小霞、是欽提人犯、是我把他押解來了、他說他和爾們老爺是同年叔姪、要來拜會、是我跟他來了、他進宅裏去了、我直等了這麼大的工夫兒、所不見他出來、勞您駕、給我催他一聲兒、叫他快快的出來、我們還要趕路、哪、老看門的故意的說、爾說的都是甚麼話、我全不明白、李萬又把那話細說了一遍、老看門的就照他臉上啐了一口、罵著說、爾見鬼了罷、多嚙有甚麼沈公子到這兒來了、我們老爺正丁著憂哪、所有外客都不見、這門上的事都是我的沈重兒、沒要緊的事、我怎麼敢進去回話、爾快快兒的走罷、別在這兒打麻煩、說完了就走了、李萬一想說、我是奉軍門所差、又不是私事、就是我闖進家裏去、也不怕甚麼、這麼著他就忙忙叨叨的進裏頭去、衝著影壁大聲的一叫、沈公子該走了、一連叫了好幾聲、所沒人答應、正要往裏走、就聽見外頭亂吵嚷、他就出來一看、敢情是張千來

了、正和看門的那兒吵翻哪、一看見李萬就生氣說、好夥計、爾竟貪喝酒吃飯哪、不幹正經事、爾們打十點鐘進的城、如今有四點鐘了、爾在這兒還說閑話兒哪、也不催著犯人出來、李萬說、誰見甚麼酒飯哪、連個人影也沒瞧見、張千一聽這話、不容他再往下細說、就真急了說、是爾跟他進的城、可與我不相干、說完了、回頭就走、李萬上前去、拉住他說、人是在裏頭了、我料估著他走不了、爾在這兒幫我說幾句話催他出來、爾是吃飽了的、怎麼可以走呢、張千說、他的小老婆在店裏哪、我來的時候、可託附店家照應他、到底我不放心、有他那個人、不怕沈襄不來、李萬說、老哥說的是、這麼著張千就先走了、不知道他到店裡、和聞氏說甚麼話、那李萬直等到快黑的時候兒、並沒有一點兒信息、肚子裏是餓極了、看見隔壁兒有個點心舖、沒法子脫下衣裳來、當了幾個錢、買點兒點心吃、他剛吃完過來一看、馮宅大門已經關上了、沒法子只可在房簷兒底下待看、

好容易等到天亮，張千又來了，他是聞氏催著他叫他來的，他就把公文解批都帶來了，同李萬在這兒等著，那馮宅剛一開門，他們就擁進去了，在大廳上大聲的直嚷，老看門的也攔不住他們，這個時候兒底下人們都來了，和那倆解差亂吵嚷，可就驚動了馮主事了，那馮主事從裏頭出來，家人聽見咳嗽了一聲，就在兩傍邊兒一站，馮主事就坐在廳上問說是爲甚麼事在這兒吵嚷啊，張千李萬上前去磕頭說，回稟老爺，小的們是奉了宣大總督帶著公文來的，提押紹興府欽犯沈襄，路過貴府地方，他說他是老爺的年姪，到府上拜會來了，小的們也不敢攔阻他，就叫他來了，從昨天晌午頭裡到宅裏來的，到如今他也沒出來，門上又不肯替我們回話，求老爺恩典，快快兒的打發沈襄出來，我們好趕路，又從懷裏拿出文書和解批來遞上去，給馮主事看，那馮主事看完了文批，就問他說，那沈襄就是沈鍊的兒子麼，李萬說，不錯，正是，馮主事就把舌頭一伸

說、爾們這倆人真不知道輕重、那沈襄是奉旨交拿的人犯、又是嚴相國的仇人、誰敢留他在家、昨天他多嘗到我家來了、爾們這麼隨便混說、若叫官場中知道、傳到嚴府去、我當得起麼、爾們這兩個人、不知道得了他多少錢、賣放了要犯、反倒訛賴我來、這麼著就叫底下人、把那倆解差都打出去、把大門關上、別招惹這些是非、叫嚴府知道、那可不是頑兒的、馮主事一邊兒罵著、一邊兒就進裏頭去了、那些個底下人聽見主人這麼交派、就把張千李萬、立刻都推出大門外頭去了、把門關上了、張千就埋怨李萬說、昨天都是爾極力的攛掇、叫他進城來、如今爾找他去罷、李萬說、爾先別埋怨我、爾們倆先回去、問一問他的老婆、或者知道他的去處、爾們再找他去、這麼著、兩個人就趕緊的出了城、回到店裡、聞氏聽見差人的聲兒、就趕緊的問他們、大爺怎麼沒同爾們回來、李萬就把他自己怎麼出恭、落在後頭了、趕到了馮主事家、起先如此、如此、後來是這般這

般、一五一十的都說了、又說是看馮宅的光景、倆的丈夫想是真沒在他家、一定還有個去處、難道他沒和小娘子說麼、您快告訴我們、好找他去、這話還沒說完哪、就見聞氏哭哭啼啼的伸出兩隻手來、揪住了兩個差人說、好啊、倆們就是還我人、差人說、倆丈夫他自己要拜甚麼年伯去、我們好意叫他去、如今不知道他又上那兒去了、帶累的我們還爲難哪、倆倒和我們要人、難道我們還把他藏起來了麼、氣橫橫的把袖子掙開、就坐在傍邊兒了、聞氏又跑到外頭去、踉蹌著脚、大聲的哭起來了、店裏掌櫃的聽見了、就趕緊的過來勸、聞氏說、掌櫃的您不知道、我的丈夫如今三十歲了、因爲沒有兒子、娶我來作妾、已經有二年了、如今萬幸、有了身孕了、我丈夫不忍得扔下我、所以帶著我患難相從、昨天李頭兒跟他出去、一夜沒回來、今兒早起他們倆人自己回來了、一定是把我丈夫給害了、店裏掌櫃的說、他們倆人和倆丈夫平常無怨無仇、他們怎麼能害他呢、

聞氏就哭著說、我丈夫是嚴府的仇人、他們倆人一定是得了嚴府的錢了、不然就是他們倆要到嚴府去請功、掌櫃的、倆細想一想、我的丈夫從家鄉萬里迢迢、帶我到這兒來、怎麼連半句話都沒有、就忽然走了、就滿打著他自己要走、那個差人姓李的、怎麼就肯放他走呢、求掌櫃的、您帶著這倆殺人的賊、我同他們到衙門裏喊冤告狀去、張千李萬見這個婦人又是哭又是說、打算要分辯幾句、直沒地方下嘴、店裏掌櫃的聽聞氏說的話有理、不免的心裏有點兒疑惑、只可勸他說、小娘子、您的丈夫也未必是死了、您再等兩天、聽一聽是怎麼樣、聞氏說、您說等兩天、那也不要緊、可是這倆殺人的兇手、若是抽冷子跑了、誰當這個沈重啊、張千說、若果然我們把倆的丈夫謀害了、我們倆人早就走了、可回來這邊做甚麼呢、聞氏說、倆們是欺負我是個婦道家、沒甚麼主意、倆們一定是不懷好心、店裏掌櫃的見聞氏嘴很利害、也不敢多說話、那店裏頭瞧熱鬧的

人很多、聽聞氏說的話很可憐、都把那倆解差恨入骨髓、就都說、小娘子要去喊冤、我們可以帶爾到兵備道衙門去、聞氏聽說、就給大家拜了一拜說、多蒙衆位可憐我孤苦零丁落難的人、帶我去罷、千萬別叫這兩個殺人的兇手跑了、說完了、一邊哭一邊走、大家就圍隨著張千李萬、到兵備道衙門去了、聞氏進了大門、看見架子上頭有一個大鼓、掛著一個鼓槌子、聞氏就把鼓槌子搶在手裏、就把那個鼓打的震天震地的響、嚇的衆軍官跑出來、拿繩子把聞氏栓上了、聞氏就躺在地下直嚷、大人冤枉、就聽見裏頭吆喝的聲音、把門開開了、那個王道台、就坐堂、衆軍官把那個婦人帶進來了、聞氏就哭著說、因爲家裏遭了禍、父子三口都死于非命、就剩了小婦人的丈夫沈襄一個人了、又叫解差在路上給謀害了、把這件事始末根由、說了一遍、那位道台把張千李萬叫來、問他們這個緣故、他們說一句、聞氏就駁一句、張千李萬簡直的說不過他、王道台就派

衆軍官把他們押送到本州裏去審問他們，那位知州姓賀，也不敢耽擱，就派差把那店裏的掌櫃的也傳來了，這麼著就坐堂審問，聞氏一口咬定，說是那倆解差把他丈夫給謀害了，李萬供說，因爲出恭走慢了一步，就看不見沈襄了，張千和店裏掌櫃的也都據實的供明了，那聞氏哀痛的了不得，活像是真的，張千李萬所不肯招認，知州想了會子，就把他們四個人分開看押，然後坐轎子去拜馮主事去了，打算要探探他的口氣，那馮主事聽見說知州來拜，就趕緊的出來迎接，讓到客廳裏去坐，喝完了茶，那知州剛一提沈襄倆字，馮主事就握著倆耳朵說，那是嚴相國的仇家，治生雖然和他有年誼，平素並沒有交情，請老父臺不必往下問了，小心嚴府知道，把治生連累了，這麼著他就站起來說，老父臺有公事，我也不敢久留，賀知州自己找了這麼一個沒意思，只可告辭回去，他坐在轎子裏一想說，我看馮主事很怕嚴府的樣子，他怎麼敢收留沈襄呢，或

者沈襄真叫解差給謀害了、也未可知、趕回到衙門去、又把他們四個人帶上來、就先問聞氏說、爾的丈夫是甚麼時候兒走的、差人是多嚙來回復、爾的問氏說、小婦人的丈夫是晌午頭裡去的、就是李萬同他出的店門、到了後半晌兩三點鐘的時候兒、張千就說、他去催催他、這麼著他也進城去了、到了晚上張千回來了、告訴小婦人說、李萬同爾的丈夫在馮主事家住下了、明天早起我可以去催他們出城、今兒一早張千去了一早起、後來爾人一塊兒回來的、可就是不見我的丈夫、若是他們倆人沒謀害我的丈夫、可是小婦人的丈夫又沒在馮家、昨兒晚上李萬同該當滿處找他去、張千自然也該當著忙的、怎麼他們倆人倒拿好話穩住了我、這不是明擺著他們倆人在路上先商量定規了、叫李萬同半夜裏下手害了小婦人的丈夫、到了今兒早起、他們倆人把屍首埋好了、然後回來、和小婦人說那撒謊的話、求大老爺詳情、知州聽聞氏說的話有理、可就

嗚呼張千他們倆人說，爾們這當解差的所管的是甚麼事，若不是爾們倆人定的計策，把他謀害了，一定就是爾們倆人得了錢，把他賣放了，這麼著就吩咐把他們倆人重打三十板子，他們倆人本來沒有害沈襄，怎麼能招認呢，聞氏在傍邊兒直哭著哀求給他丈夫伸冤，知州就叫拿來棍來，把他們倆人一連上了兩夾棍，張千李萬倆人受不過刑了，就直哀求說，沈襄實在沒有死，求大老爺給我們限期，我們找沈襄去，還給聞氏就是了，知州就勉強的答應了，先把聞氏送到尼姑廟裏去，暫且住著，又派了四個民壯，鎖押著張千李萬，帶他們倆人找沈襄去，吩咐五天一比，把店裏掌櫃的放了，回家去了，又寫文書詳覆道台，趕剛到五天，聞氏又到州裏去，哭著求知州叫他們快找去，知州沒法子，只可比解差，一連比了十幾限，打的解差都爬不動了，張千就得病死了，竟剩了李萬了，那李萬就到尼姑廟裏，給聞氏跪著求他說，小的如今情急了，也不能不說了。

實在是我們當初來的時候兒，有金紹傳楊總督的交派，叫我們在半路上，把爾丈夫害了，我們嘴裏雖然答應了，可是怎麼能行這宗不仁不義的事呢？不知道您的丈夫爲甚麼緣故忽然逃走了，我們實在和他無仇，有老天爺在上，若有假話，我們一家子不得好死，如今張千是已經打死了，就是再把我打死，也不過是冤枉，就求娘子，您別到州裏去催去，寬了比限，成全我這條狗命，也是您的陰功，將來爾們夫婦自然有見面的日子，聞氏就說，據爾這麼說，實在沒有把我丈夫給害了，這個話雖然不敢信，我先不到衙門催去，爾可得慢慢兒的訪查去，不可以懈怠，李萬直連聲答應著走了，且說那官府爲甚麼這麼嚴比解差，叫他們訪拿沈襄去呢？一來是因爲他是總督衙門的要犯，二來又是因爲聞氏常到衙門來哀求，如今也是合該李萬命不該絕，可巧京裏有一個兵科給事中，名字叫吳時來，他聽見說楊順有濫殺平民冒功的事，他就遞了一個摺子參

了、還參路楷陰奸陽惡、那個時候兒嘉靖皇上正設醮求福哪、聽見說楊順他們殺害平民、大傷和氣、聖心大怒、立刻叫錦衣衛把他們拿解來京、賀知州聽見說楊順被參拿問了、又見聞氏也沒來衙門哀求、李萬又直苦苦的求寬恩、這麼著就吩咐給李萬開了鎖、給了他一張廣捕文書、叫他用心去訪拿、李萬磕了一個頭、爬起來、出了衙門、就飛似的跑回家去了、單說沈襄在馮主事家藏了有幾個月、聽見馮主事說聞氏在尼姑廟裏住著哪、心裡很喜歡、又聽說張千已經死了、李萬是逃跑了、拿他的事情也冷上來了、這麼著他就在內書房讀書、外頭的人也都不知道、那馮主事服滿了、他因為沈襄在他家裏住著、他也不報起服、先沒意思當差去、光陰似箭、沈襄在他家裏住了有八年、後來因為嚴嵩的夫人歐陽氏死了、嚴世蕃並沒有扶柩回籍去、他還勸他父親上摺子、留他在京裏侍養、他可在丁憂的時候兒、帶著姬妾、喝酒作樂、嘉靖皇上本來是至孝、

聽見說這個事，心裡不喜歡。這個時候兒，又有一個藍道士，他會扶鸞，皇上召見他，叫他請仙問一問宰相好不好。藍道士奏說：「倘或神仙下界，說出話來，有開罪的地方兒，還要求皇上寬免臣罪。」說完了，他就畫了一道符念咒，就看見神箕自動，寫出大字來說：

高山番草，父子閣老，日月無光，天地顛倒。

嘉靖皇上看，了，心裏明白，是指著嚴嵩父子說的話。可就說：「山字連高是個嵩字，番字草頭，是一個蕃字，我知道了。」藍道士叩頭，受了賞就走了。打這麼皇上就慢慢兒的疎遠嚴嵩了。有一個御史鄒應龍，他看見這個光景，可就趁著機會上了一個摺子，奏參嚴世蕃仗著他父親的勢力，賣官鬻爵，許多的劣跡，請旨嚴行懲辦。他父親嚴嵩溺愛惡子，植黨營私，請旨勒令休致，以肅朝綱。皇上看了摺子很喜歡，就陞鄒應龍爲通政司參議，把嚴世蕃交刑部定罪發遣，嚴嵩驅逐回籍。後來不多的日子，又有江西

巡按御史林潤奏參嚴世蕃不赴戍所、在家益行暴橫、私養奸人、暗通日本、居心叵測、謀爲不軌、這麼著旨意就下來、把嚴世蕃卽行處斬、抄沒家產、把嚴嵩發交養濟院、以終其年、所有被害大小官員、概行昭雪、馮主事得著這個信了、就告訴沈襄說了、把他放出來了、沈襄就到了尼姑廟裏、和聞氏見了面、彼此又是喜歡、又是難過、原來聞氏在尼姑廟裏生的那個孩子已經十歲了、聞氏教給他念書、四書五經都會了、沈襄就把聞氏接到馮主事家來、馮主事也要上京起服當差、約沈襄一同上京、給他父親伸冤、這麼著就一塊兒起身、趕到了北京、馮主事就先去拜望通政司鄒參議、把沈鍊父子冤屈的事情都說明白了、鄒應龍叫沈襄把冤枉的事開出節略來、看了一眼、一力擔承、第二天早起、把沈襄開的節略、在通政司挂了號、給他代奏上去了、旨意下來、說是沈鍊因忠獲罪、著開復原官、加一級、以旌其功、妻子著赦放回籍、抄沒之家產、著地方官照數發還、

沈襄食廩年久，著以知縣補用。沈襄又具了一個摺子，請通政司代遞，謝恩摺子裏說：臣父沈鍊在保安州的時候兒，目睹眼見宣大總督楊順濫殺良民，虛冒功績，所以作詩感嘆，偏巧御史路楷暗中受了嚴世蕃的託咐，巡按宣大，和楊順串通，陷害臣父，處以極刑，並且殺害臣的倆兄弟，就連臣也差一點兒叫他們害了，如今屍首還沒埋葬哪，宗祀差一點兒絕了，臣家遭的禍再沒比那麼慘的了，如今嚴世蕃雖然正法，可是楊順路楷安保首領，那邊庭地方的百姓，被冤屈死的，怨恨沒伸，臣家三命被害，也沒能伸，恐不足彰國法，而服人心，這麼著旨意准奏，就把楊順路楷拿到京裏來，定了死罪，即行處斬。沈襄的大仇是已經報了，可就來到馮主事家辭行，先要到雲州接他母親和小兄弟去，然後再往保安找他父親靈柩。馮主事說：老年嫂那兒已經聽見信息了，在雲州地方兒平安無恙，令弟沈裘在那兒已經進學了，我可以打發人去接他們母子回來，倒是

令尊的遺體很要緊，賢姪先要到保安去尋找要緊，這麼著沈襄就遵著這個話，一直的到保安去了，他一連訪問了好幾天，並沒一點兒消息，這一天因為身體乏了，就在一家的門口兒歇著，有一個老者從裏頭出來，就把他讓進去了，趕他到了堂屋裏，就瞧見牆上掛著一軸楷書的前後出師表，竟有年月，沒寫姓名，沈小霞看見了很詫異，就問老頭兒這個字是誰寫的，老頭兒說，這是我的朋友沈青霞的遺筆，我名字叫賈石，當初沈青霞發到這地方兒來，就住在我家了，和我是盟兄弟，我們倆很是投緣，想不到後來他遭了大禍，我怕連累上，就跑到河南躲避去了，就帶著這兩張孔明的出師表，我把這兩張裱在一塊兒，常常的打開看，就如同見著我的盟兄一個樣，我的盟嫂徐夫人帶著一個小盟姪，發到雲州去了，我也常去望看他們，後來楊路兩個賊都拿問了，我纔敢回來，如今聽說嚴府勢敗了，想我那盟兄一定要昭雪的，所以遣人到雲州去報信，我

怕是沈家少爺要來搬他父親的靈柩，所以我把這出師表掛在這堂屋裏，爲得是他若是來了，好認一認他父親的遺筆。沈襄聽完了這話，就跪在地下說：小姪就是沈襄，這個字就是先父的遺筆。賈石就趕緊的攙起他來說：我聽說楊順那個賊，差人到貴府去，把賢姪拿來，要一網打盡，怎麼賢姪能這麼平安沒事呢？沈襄就把在濟寧州的事都告訴賈石說了。賈石說：這真是難得的事，這麼著就吩咐家裡預備飯款待他。沈襄就問先父的靈柩，恩叔必可以知道，求您指給我地方兒。賈石說：爾父親的遺體，我從獄裏買出來，偷著埋的，如今賢姪來，能把靈柩送回本鄉去，也算是我沒白用心，說完了剛要出門，就看見外頭有一位小少爺騎馬來了，賈石就說：巧極了，巧極了，可巧令弟沈裘也來了，這麼著就下了馬，彼此見面，賈石就指小霞告訴他說：這是爾的大令兄，倆人就彼此大哭，哭完了，三個人一同到了，沈青霞墳地上，兩位沈少爺就跪在地下直哭，賈石

把他們勸住了，就和小霞說，備們二弟三弟，也都虧了毛獄卒，心存仁義，把他們埋在城南三里地之外一個地方兒，我也知道那個地方兒，如今可以一同把那兩口靈都帶回去，叫他們父子魂魄相依，備們想好不好，兩位沈少爺說，恩叔所說正合我們的意思，這麼著又都到了城南，看了一看，十分傷心，到了第二天，另預備了棺材，挑了好日子破土，從新裝殮，父子三個人，面目如生，也是忠義之氣所感，沈少爺他們哭啼不止，這麼著就預備了車，把三口靈裝在車上，就要起身，又回到賈石家裏去，沈襄要請賈石一同到任上去，奉養終身，爲得是好報他的大恩，賈石一定推辭不去，沈襄說，這一軸出師表，小姪要跟恩叔要了去，供在我們祠堂去，請您千萬賞給我，賈石滿口應許，就拿下來交給沈家弟兄了，他們倆人給賈石道了謝，眼淚汪汪的走了，沈襄先跟著靈柩到張家灣雇船，都裝好了，沈襄回到京裏去，見了他母親徐夫人，把事情回稟明白了，又拜謝。

了馮主事，然後纔起的身。京裏的官員都追念沈鍊的忠義，都有敬儀，趕到了張家灣，又換了大船。這一天到了濟寧州，沈襄下了船進城去，到了馮宅，進裏頭去，給馮太太道了謝，帶上了聞氏和那個十歲的小孩子，到了船上，先拜了靈，然後纔見的徐夫人。那徐夫人看見了孫子，喜歡的了不得，就開船往南去，趕到了浙江紹興府，孟春元帶著他的姑娘孟氏，在二十里地以外迎接，一家子骨肉這纔從新見面，把靈柩的船停泊了馬頭地方，所有城裏頭的官員們都來吊祭，把家產都已經發還了，兩個沈少爺就把靈柩都埋在祖宗墳地裏了，守了三年的制，趕完了事，又給沈鍊蓋了一座表忠祠堂，春秋致祭，趕到服滿，沈襄到了京裏受職，就作知縣去了，做官很清廉，後來陞了知府，聞氏所生的那個孩子，少年登科，和他叔叔沈裘是同年進士，子孫世代書香。馮主事因為救沈襄的那件事，京裏都很重他義氣，後來陞到吏部尚書，忽然這一天他夢見沈青霞來。

拜會、告訴他說、上帝念其我忠直、已經授了北京都城隍之職、以年兄爲南京城隍、明日午前上任、馮吏部醒了、很以爲奇怪、到了第二天、他自己看見有轎子馬來迎接他、就這麼沒病就死了、這也是他忠義的善報啊、後來有人給沈鍊作了一首詩說、

生前忠義歿猶香

精魄爲神萬古揚

料得奸魂沈地獄

皇天果報自昭彰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終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

話說唐玄宗天寶年的時候，長安地方有一個念書的人，姓房，名字叫德，生得方面大耳，漢仗兒，很魁偉，年紀有三十多歲，家裡很窮，十分的命苦，竟仗着他媳婦兒貝氏織紡過日子，這年到了深秋的時候了，他腦袋上還戴着一頂破帽子了，身上還穿着一件舊夏布大褂兒了，他自己想着，現在天氣是漸漸兒的冷上來了，像我這個樣兒，怎麼出去見人去呢？他就想起來他媳婦兒還收着有兩疋布了，打算要要出來，做件衣服穿，誰知道他媳婦兒本是個小家子出身，最不開眼，並且他的心腸還最狠，嘴皮子又利害，說出話來就彷彿刀子似的，翻過來掉過去，誰也說不過他，他因為看見房德所沒個活路兒，竟靠着吃死飯，所以他就很欺負他的男人，房德是因為自己運氣背，說甚麼都不響，沒法子，事事就都讓着。

他他得了這個意了，所以更長起行市來了，這天他正坐在那兒盤算，他男人這麼樣兒的窮，多嚙是個熬出來呀，又抱怨他父母，當初給錯了，就悞了他終身了，他心裡正十分的不高興了，恰巧房德和他要那兩疋布，可就碰在他氣頭兒上了，他就急了，說他男人，爾一個爺們家，所不能掙錢養家，竟靠着女人過日子，如今怎麼連衣服都得我給爾預備，爾說出這個話來，也不害羞麼，房德叫他數落了這幾句，臉上羞愧的了不得，沒法子，他還低聲下氣的說，娘子，這一向虧得爾過這個日子，我寔在的感激的，了不得，雖然現在我這麼窮，終久總有個出頭的日子，爾如今先把這個布給我，等我後來發跡的時候，再好好兒的補報爾的情，貝氏聽這話，就直搖着手說，爾已經是這麼大年紀了，還是這個窮樣兒了，多嚙是個發跡呀，除非是等着解天上往下掉元寶，或是上那兒打搶去，爾那甜言蜜語的，搯了我這麼些年了，我所不信，爾的話了，這兩疋布，我還要

件綿衣服過冬了，備別指望着，房德布也沒要出來，倒聽了好些個閑話，打算要和他鬧一場罷，又怕他媳婦兒嘴又利害，嗓子又大，叫街坊聽見，倒怪不好看的，沒法子，不敢言語，可就賭氣子出去了，打算着找個朋友借幾個錢來，誰知道跑了多半天兒，一個朋友也沒見著，偏巧那個天又和他作對頭，忽然間颳了一陣風，就下起雨來了，他那件舊夏布大褂兒，叫涼風兒一吹，颼颼的響，就彷彿掉樹葉子的聲兒似的，立刻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他就頂着風雨往前走，就奔到一座古廟裏避雨去了，那座廟名字叫雲華禪寺，趕房德進了山門一看，有一個大漢子在左邊兒廊子底下門礮兒上坐着哪，殿裏頭有一個老和尚念經哪，房德就走到右邊兒廊子底下門礮兒上坐下了，竟默默的往天上看着，那個雨可就慢慢兒的住上來了，他心裡說，這個時候若是不走，再等一會兒下大了，可就難走了，他剛要轉身，忽然一扭頭，看見牆上畫着一個雀鳥兒，翎毛兒

翅膀兒脚尾巴都有，就單單的沒畫腦袋。他看見很納悶兒，心裏說：我聽見人說過，畫鳥兒是先畫腦袋，怎麼他這個人的畫法與衆不同呢？況且又不畫完了，是甚麼意思呢？他一邊兒想一邊兒看，那個鳥兒畫的還真可愛。他就說：我雖然不通這家，我想這鳥兒腦袋也沒甚麼難畫的，我給他拿筆添上就完了。這麼着他就到殿裡頭，和和尚借了一管筆，蘸好了墨，就過來把那個鳥兒腦袋給畫上了，並且畫的還不很領額。他倒很喜歡說：我若是學丹青倒許行了，趕他剛畫完了的這個時候兒，就見左邊兒廊子底下坐着的那個大漢就過來了，把房德上下細細兒的看了一看，滿臉帶笑就說：秀才請到這邊兒來，俗們說一句話，房德就問他：爾是誰呀？有甚麼話說呀？那個大漢就說：秀才也不必細問，爾同我去，自然有好處。房德此刻正在窮極了的時候，聽見說有好處，就喜歡的了不得，可就將筆還了和尚，把他那件破夏布大褂兒整了一整，就跟着那個大漢

走了、這個時候風雨雖然住了、地下可還是溼、他們也不願這些個、就離了雲華寺、一直的出了昇平門、趕走到了樂遊原傍邊兒、那個地方很冷清、就見那個大漢在一個小角門子上拍了三下兒、待了一會兒有一個人出來開門、也是一個大漢、看見了房德、倒很喜歡、就上前作了一個揖、房德心裡疑惑說、這兩個大漢是幹甚麼的呢、他們請了我來、也不知道有甚麼好處、可就問他們這是誰家呀、那兩個大漢就說、秀才到裡頭去就知道了、趕房德剛一進門、那兩個大漢就把門照舊的關上了、就帶他往裡走、房德這麼一看、滿院子裡竟是多高的荒草、敢情是個破花園子、曲曲灣灣的拐過去、一看是一個半塌不倒的亭子、就見起亭子裏頭出來了十四五個大漢子、一個個的都是腰粗脖奘、一臉的兇惡、見了房德都是滿臉帶笑說、秀才請進去罷、房德心裏頭很詫異、說是這夥子人有些個古怪、看他們和我有甚麼話說、大家就把他迎進亭子裏頭去了、見

完了禮，就把他讓在板凳上坐下了，可就問他，秀才貴姓啊，房德說，我姓房，不知道衆位和我有甚麼話說，就見和他一塊兒來的那個大漢說，我寔不瞞爾說，我們這都是江湖上好漢，專做這沒本錢的買賣，皆因我們都是一勇之夫，前兩天差一點兒鬧出事來，所以我們對天禱告，願意找這麼一個足智多謀的好漢，讓他做個大哥，我們都可以聽他調遣，那雲華寺牆上沒畫完的那個雀鳥兒，就是我們大家對天禱告發下的心願，取其羽毛都全了，就是短個頭目的意思，若是該當興旺，老天爺必打發個英雄好漢來，把這個鳥兒腦袋補上，我們就請他來作頭目，等了好幾天，所沒遇見這麼個人來，如今可喜，天從人願，遇見秀才，相貌這樣兒的，魁偉，一定是智勇兼備，寔在是真命寨主，我們大家從今以後，都聽您的調度，保全終身，快活一輩子，那不好麼，這就吩咐大家，快去宰牲口去，祭拜天地，這內中有三四個人聽這話，就一溜煙往後頭跑了去了，房德聽

這話可就嚇了一跳，心裡說，敢情這群人是一夥子強盜啊，我是一個清
清白白的人，如何可以作這個事情呢？這麼着他就和大家說，衆位好，漢
在上，若是叫我作別的事情還可以，叫我作這個事情，我寔在不敢從命，
大家聽這話就都問他說，這是怎麼個緣故呢？房德說，我是個念書的人，
將來總有個出頭的日子，我如何肯作這犯法的事情呢？大家聽這話就
說，秀才，您這話說錯了，如今楊國忠作宰相，賣官鬻爵，有錢的就可以作
大官，沒錢的就連李太白那麼高才，也受了他的氣，沒能得中，若不是他
認得番書，恐怕到如今，他還是個秀才哪？我說句不怕您惱的話罷，看您
身上這個樣兒，也不像有錢的，您怎麼還能指望作官呢？依我說，您不如
和我們在一塊兒，偕們大碗的喝酒，大塊的吃肉，整套的穿衣服，論秤的
分金子，況且您又是個頭目，有多麼快樂，有多麼自在，後來若是運氣好，
佔住一個山寨，您也可以稱孤道寡，房德聽這話，心裡頭正游移不定了，

那個大漢又說，秀才若寔在不肯，我們也不敢勉強，但則一件，您既來了，可恐怕回去不得，您若是不答應，把您的命害了，您可別怪，說話之間，那個大漢就起靴子裡，颯的一聲抽出一把刀來，嚇的房德魂不附體，就往外倒退了十幾步說，衆位先別動手，等着僭們再商量商量，大家就都說，您答應不答應就是一句話，還有甚麼可商量的呢，房德一想，在這麼個僻靜地方兒，若是不答應他們，不是白叫他們害了麼，有誰知道啊，不如我暫且把他們哄過去，等到明兒個我想法子逃出去，再到衙門出首告他們去，盤算好了，可就說，多承衆位好漢，這麼抬愛我，無奈我生來的胆子最小，恐怕作不了這個事情，大家就說，這個不要緊，起初都是胆子小，趕作過幾回，胆子就大了，房德說，既是這麼樣，我勉強答應衆位就是了，大家聽這話，立刻就都喜歡了，把刀就還照舊插在靴子裏了，可就說，如今僭們就都是一家人了，該當按着哥哥稱呼了，快拿衣服來給大哥換

上好拜謝天地，就有一個人進去，拿出一套新衣服一頂新帽子一雙新靴子來，趕房德打扮起來，比先頭裡更氣派了，大家都誇獎他說，大哥這個人品，別說是作山寨裡的頭目，就是作皇上也行了，俗語兒說的，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房德他本來是個窮念書的，像這麼好的衣服，他向來就沒穿過，如今忽然間換了這麼一身新衣服，不由的也動他的心了，又把剛纔大家所說的話細細的一揣摩，也覺着有理，心裡說，如今楊國忠作宰相，竟是貪贓受賄，也不知道埋沒了多少人才了，像我這樣兒平常的學問，如何能指望作官呢，若是我作不上官，就得受一輩子的窮，還不如這夥子人快樂呢，並且現在已經是深秋的天氣了，我還穿着件破夏布褂子了，和我媳婦兒要疋布，做件衣服穿，都要不到手，就是我找親友去借錢，也未必有一個肯周濟我的，這麼看起來，這夥子人倒很義氣，我和他們素不相識，就肯把這麼好的衣服給我穿，就請我作他們的頭目，我

就跟他們這麼胡混一場，也倒落半世的快樂，又一轉想說，不可不可，倘或叫人拿住了，性命可就結了，他心裡頭正在胡思亂想，七上八下，不得主意的這個時候，就看見大家趕緊的擺上了香案，抬出一口豬一隻羊，當中擺好了，連房德共總是十八個人，一塊兒跪下燒香起誓，歃血爲盟，祭完了天地，又都給房德磕了頭，彼此都說出姓名來，不大的工夫兒就擺上酒席了，就讓房德坐在首座，大家就撒開了一吃一喝，房德平常所吃的不過是粗茶淡飯，尙且還顧不好了，卽或偶然得着點兒酒肉，也是不能吃足了，今兒個得着這個快樂，可就喜歡的了不得，又搭着大家輪流着給他斟酒，大哥長大哥短，直這麼恭敬他，所以他心裡更通快了，起初他的意思還是在兩可着了，到如今便死心塌地的作這件事了，他心裡說，或者我命裡該當有些個造化，纔遇見這夥子朋友們這麼幫我，將來可以弄個大事業也未可定，若是往小裡說呢，趕作個兩三回，有些個

存項了、一洗手不幹了、大概也沒人知道、然後拿些個錢去打點楊國忠、可以謀個官作、也倒很好、倘或運背犯了事、已經是享過福了、就是挨殺挨剮也甘心情願、總比凍死餓死強啊、且說、大家喝來喝去、直喝到快黑的時候了、內中有一個人就說、今兒個是大哥頭一天入夥的日子、俗們爲甚麼不就今兒個晚上開個張呢、大家都說、這話有理、俗們還是到誰家去好呢、房德說、所有京裡的財主、再沒有比延平門王元寶家潤的了、況且又是在城外頭、沒有官兵巡查、前後的路徑我也都熟、就去他這一處、就頂上別處十幾家子了、不知道衆位的意見如何、大家都很喜欢說、不瞞大哥說、這王老頭兒家、我們早已就惦記上他了、就因爲總沒得手去、想不倒大哥的意思和我們是一個樣、足見俗們是同心了、這麼着大家就把酒席都撤了、把硫磺燔硝火把兵器都拿出來了、大家就都改扮起來了、趕都改扮好了、就等到定更多天、一塊兒出了花園子的門、把門

倒插上了、走起來就如同粗風暴雨似的、這延平門離樂遊原不過有六七里地、不大的工夫兒就到了、且說王元寶就是現任京兆府尹王鉷的
本家哥哥、他家裏有敵國之富、名聞天下、玄宗皇上也常常兒的召見他、
前三天他家裡鬧賊、丟了好些個東西、他就告訴王鉷了、那王鉷就派馬
快、各處給他拿賊、又撥了三十名兵丁去給他看家、想不到房德這夥子
人倒運、正碰在網裏了、這個時候這夥子強盜就拿出自來火來、點着了
火把、照的就如同白天一樣、舉起刀斧來、砍開了門就進去了、那些個看
家的兵、連家人都是起夢中嚇醒了、就起來鳴鑼喊叫、都拿了棍棒、奔上
前去拿賊、那莊前莊後的街坊聽見鑼响、也都幫助拿賊來了、這夥子強
盜看見人多了、心裏可就都慌了、就放起火來了、打算找路逃跑、那王家
的人就分一半兒人去救火、一半兒人去追賊、可就把這群強盜四面圍
住了、這夥子強盜還拼命的死戰了、雖然扎傷了幾個莊客、到底是寡不

敵衆，叫人給打躺下了好幾個人，下餘的可就都跑了，房德就在那打躺下的人裡頭了，就拿繩子把他們都捆上了，趕到天亮，就把他們送到府尹衙門裏頭去了，王鈇就發交畿尉審問，這個畿尉姓李名勉，號叫長卿，是宗室，素性忠貞，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就因爲李林甫楊國忠先後作宰相，嫉賢妒能，誤國害民，所以他屈在下僚，不能施展其才，這幾尉品級雖小，倒是個刑名官，所有賊情盜案，都歸他審辦，上司有甚麼案件，也是發交他審問，這一天李勉正坐早堂的時候，府尹就把這個盜案交派下來了，連十幾個強盜，帶五六個受傷的莊客，一塊兒都送來了，跪在堂底下，連行兇的刀斧，都擺在大堂底下了，李勉抬頭一看，這十幾個強盜裏頭就是房德相貌魁偉，長的很體面，心裏說，這麼個好漢子，怎麼會作了強盜呢，可就動了可憐他的心了，當時就先問巡查的兵和王家莊客那被盜的情形，然後又問這些個強盜的姓名，大家也沒等動

那夥就都招了，連餘黨帶窩巢也都說出來了。李勉就差馬快去拿餘黨，趕問到房德了，那房德就跪在公案頭裡，含着淚眼說：小人從小的時候就在家裡念書，本不是作賊的，皆因家裡窮沒錢，昨兒個到親友家去借錢，走在半路上遇見雨了，在雲華寺廟裏避雨來着，叫這群強盜把我誑了去，立逼着我入夥，我實在是出於無奈，就把怎麼畫鳥兒，怎麼入夥，前後的事細細兒的說了一遍。李勉先看他的相貌，本來就有可憐他的意思，又聽他說出這個緣故來，更覺着可憐，可就有意要放他，無奈他又一想，這一夥子強盜，我怎麼能單放他一個人呢？況且又是上司交派下來的案件，放了他，我怎麼回覆上司呢？心裡盤算了會子說：除非是這麼樣這變樣纔行哪，可就假意的喝呼下去，吩咐給他們都上了傢伙，擱在獄裡去，等拿着餘黨再問罷，受傷的那幾個莊客，也都打發回去養傷去，那巡查的兵都記功有賞，趕發落完了，大家都走了，退堂之後，就把獄卒王太

叫進內堂裏去了，原來王太是因爲得罪了本官了，被誣定成死罪了，也是多虧李勉審出寔情來，把他放出來了，就留在衙門裡服役，那王太感激李勉救命的恩，不論吩咐他辦甚麼事，他沒有不盡心竭力的，這麼着李勉就叫他作了牢頭了，這個時候李勉把他叫到內堂裡來，就和他說，剛纔這夥子強盜裏頭有一個叫房德的，我看他相貌魁偉，說話响亮，是個沒遇時的豪傑，我有心要把他救出去，無奈又不能當堂把他開放了，我打算把這件事託附在你的身上，你可以看那時方便，就放他逃跑罷，又遞給王太三兩一封銀子說，你把這三兩銀子給他作盤費，叫他上遠遠兒的地方躲着去罷，可別在近處，小心叫人拿住他，王太說，老爺叫我辦這個事，我不敢不遵，但則一件，若這麼一來，不連累了衆獄卒了麼，李勉說，這個不怕，趕你把他放走了之後，你趕緊的把你的妻子接到我衙門裏住來，我出文書申報上司，把罪都歸在你的身上，自然就沒他們的

事了、你從此就在我跟前作個親隨、不比當那牢頭的差使強麼、王太說、若是老爺肯收留我在衙門裡頭當個跟役、那敢自是十分好了、這麼着他把銀子藏起來、就趕緊的出了衙門到獄裡去、和小牢子說、新到的囚犯都沒有刑杖、別叫他們聚在一塊兒、看鬧出事來、小牢子聽這話、就把他們散放在各處了、王太就把房德帶到了個僻靜地方去、把本官放他的意思細細兒的告訴了他一遍、把那三兩銀子也給了他了、房德聽這話、就感激的了不得、可就說、煩大哥替我給老爺道謝、就說這今生今世若是不能報答老爺的恩典、我死之後、變狗變馬、也要報大恩的、王太說、老爺是一片熱心救你、他如何能指望着你報答他呢、不過你從此改過自新、別辜負了老爺起死回生之德、房德說、多謝大哥的指教、我永遠記着這話就是了、趕到天榜黑的時候、王太眼看着衆小牢子叫衆囚犯上囚床、頭一個先解房德起、然後按着次序往下排、趕王太看見大家正那

兒手忙腳亂的這個工夫兒，就趕緊的過來，給房德把鎖開了，又把他自己的舊衣服舊帽子給他穿戴好了，然後把他帶到獄門口兒，恰巧那個時候裏外連一個人也沒有，王太就把房德推出獄門去了，房德就邁開了脚步，也顧不得高低，也不敢回家去，趕緊的出了城，連着夜就逃跑了，他心裡頭感激李勉的了不得，各人盤算如今投奔誰去好呢，就想起如今就是安祿山是皇上最重用的，他專收留天下的豪傑，我爲甚麼不投他去呢，這麼着他就一直的到范陽去了，恰巧遇見一個舊日的朋友，名字叫嚴莊，在范陽作長史，就帶他見安祿山去了，那個時候安祿山已經有了反心了，竟招聚亡命徒，看見房德長的氣派，說話又响亮，就很投緣，就把他收留下了，房德在那兒住了些日子，暗之中打發人到家裏，把他媳婦也接了去了，且說這天晚上，王太假粧着家裡有事要回去，就吩咐小牢子們好好兒的照應着，把鑰匙也交給他們了，他可就出了獄門，到

了家裡，把東西趕緊的歸着了歸着，就偷偷兒的帶着女人孩子，躲到李勉衙門裡去了。趕到第二天早起，小牢子們進獄裡去，給囚犯送水去，就見房德帶的鎖在一邊兒扔着了，人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大家嚇的顏色兒都轉了，着急的了，不得，可就說，他帶着這樣兒的刑具，怎麼會弄開了跑了呢。這簡直的是害了僭們了，也不知道他跑到甚麼地方去了，各處看了一看，房上牆上連一塊磚頭瓦塊兒都沒掉，連一個泥印子也沒有，就都說，這個囚犯，昨兒個在堂上還撒謊，告訴老爺說他是初次作賊的，這麼看起來，他還是個久慣作賊的好手了，內中有一個人說，我快告訴王獄長去罷，叫他趕緊的報知老爺，好派差去拿人，他就一直的跑到王太家裡去了，趕到那兒一瞧，街門大開着了，他就進去了，拍着屋門直嚷了半天，所沒人答應，有個隔壁兒的街坊過來了，就說，昨兒個夜裏王家直亂了，有兩個更次，巧了是撥了走了，小牢子說，我並沒聽見說王獄

長他要搬家呀，怎麼能有這個事呢？這個街坊說，他就住着這麼一間屋子，這麼叫門，他怎麼會聽不見呢？莫非是一覺睡死了麼？小牢子聽這話有理，就使勁的把屋門端下來了，趕進去一瞧，是拿一根棍子頂着門了，屋裏就剩了有幾件粗重的傢伙，連一個人也沒有了，小牢子說，這不是怪事麼？他怎麼又走了呢？莫非那個囚犯是他賣放的？我不管是他幹的，不是他幹的他既走了，就把這件事都推在他身上就結了，這麼着他還照舊的把屋門帶好了，也不回獄裡去，就一直的奔畿尉衙門來了，可巧李勉正坐早堂問案哪，小牢子就上去，把這件事稟明了，李勉還假粧着詫異說，我總想着王太當差很小心，想不到他這麼大胆子，竟敢賣放重犯，我料估着他也躲不了很遠的地方去，不過在這坊邊左右兒藏着了，你們到各處找他一找去，若是把他拿着，我一定重賞你們，小牢子磕了一個頭出去了，李勉就備了文書，申報府尹，王鉷看了文書，就上摺子參

李勉疏放監獄，才不稱職，皇上看了摺子，就下了一道旨意，把李勉革職，一面懸賞嚴拿房德，李勉就把印信文卷都交代給新任的官了，趕緊的把自己的東西都歸着好了，就把王太藏在女眷裡頭，一同起身回家去了，且說李勉家裡本不寬綽，又是清官，在任上連一個外財也不敢受，趕到壞了官之後，在家裡就是帶着底下人們種地過日子，在家裡閒了二年多，日子更顯着緊了，這麼着他就帶上了王太還有兩個家人離了家，打算要到各處訪朋友去，可就一直的往河北地方來了，聽見說舊日的一個朋友顏杲卿新近放了常山太守了，打算到那兒望看望去，就起柏鄉縣地方過，這柏鄉縣離常山有二百多里地，李勉正騎着馬走着了，就見來了一群人，手裡拿着白棒喝道來了，就說縣太爺來了，還不下馬，李勉就把馬駁到一邊兒躲開了，王太遠遠兒的看見前頭有一個人，打着一把青傘，那個知縣騎着一匹白馬，相貌長的很威重，心裡很納悶。

兒說奇怪，這個知縣的面龐兒很像前年放的那個囚犯房德，就趕緊的告訴李勉說，老爺您看，這個知縣的相貌，和前年您放的那個房德，長的一個樣，李勉先看着那個知縣，也覺着有點兒眼熟，趕到一聽這話，就忽然想起來了說，可不是麼，真像他，心裡倒很喜歡說，我當初就看他是個沒遇時的豪傑，如今果然作了官了，可不知道他是怎麼作的官，打算要上前問問他去罷，又怕不是他，又一想，卽或是他，倒叫他想着我，知道他在這兒作官，特意來找他，叫他搭人情來了，還是別問他倒好，就囑咐王太別言語，把臉兒掉過來，讓他過去罷，那個知縣趕走近了，就看見李勉掉背着臉兒站着了，又見王太也在傍邊兒了，又驚又喜，趕緊的叫跟着的人都站住了，就跳下馬來了，上前作了一個揖說，恩公見了房德，怎麼不叫一聲兒，倒把臉兒掉過去了呢，差一點兒錯過去，李勉趕緊的還揖說，我本不知道足下在這兒了，又恐怕就悞了足下的公事，所以沒敢通

問房德說這是那兒的話呢、難得恩公到這兒來、請您到衙門裡說話兒去罷、李勉此時走路也覺着乏了、又見他讓的很寔在、就答應說、既承雅情、我就到衙門裡談一談就是了、這麼着就彼此都上了馬了、倆馬並着走、王太就在後頭跟着走、不大的工夫兒就到了衙門了、就進去了、直走到大堂前頭纔下的馬、房德就請李勉進了後堂、往左邊兒一拐、有一個院子、就是書房、房德就吩咐那些個底下人、都不用跟進去、他就留下了、一個心腹的跟人陳顏、在門口兒伺候着、又叫人告訴廚房、預備上等的酒席、把李勉的四個牲口、也叫人拉到馬棚裏去、給喂好了、王太把行李也都搬進來了、房德又叫人出去傳話、叫兩個家人來服侍、那兩個家人、一個叫路信、一個叫支成、都是房德作縣丞的時候買的、明公您猜、爲甚麼房德不叫那些個底下人們跟進去呢、因爲他平常假充是宰相房玄齡的後代、在人家跟前誇耀門庭、同寅的都不知道他的來歷、他怎麼說、

人就怎麼信，所以大家都敬重他。如今李勉來了，他恐怕閒談的時候，說出他當初作賊的那件事情來，叫他們聽見，傳出去，叫人耻笑，所以他不叫他們跟進去。這也是他點兒用意。且說李勉趕進了那個院子一瞧，敢情是向陽一溜兒三間書房，旁邊兒還有兩間廂房。這書房庭戶虛敞，窗櫺明亮，几榻整齊，器具潔淨，架上圖書，庭中花卉，鋪設的十分清雅。本是知縣休沐的所在，所以這麼樣兒的齊整。趕房德把李勉讓進書房去了。他就趕緊的搬過一張椅子來，放在當中，請李勉坐下了。他就跪在地，下磕頭。李勉趕緊的扶住他說：「足下做甚麼行這麼大禮呀？」房德說：「我本是該死的個囚犯，幸虧恩公把我救出來，又給我盤費逃到這兒來，纔活到如今。恩公就是我重生父母一個樣，怎麼不該當受我一拜麼？」李勉是個忠正的人，聽他說的有理，可就受了他兩拜。房德拜完了站起來，又給王太作揖道了謝，然後就把王太他們三人帶到廂房裡去坐下。可就

囑咐他們說，若是衙役問的時候，可千萬別說出我當年的事情來。王太說，這層您不用囑咐，我們決不能說的。這麼着，房德復返又到書房來，拿了一張椅子，放在下首裏坐下，陪着李勉就說：前番蒙恩公救了我的命，我黑下白日沒有時候不感激您的，想不到如今天賜的機會，得您到這兒來一聚會，我心裡寔在是喜歡的了不得。李勉說：足下是一時陷在賊裏了，我不過偶然爲了點兒力，有甚麼要緊呢？可以不必放在心上。這麼着，就沏上茶來了，趕喝完了茶，房德又說：請問恩公，您現在起這兒過，是陞在甚麼地方作官去呀？李勉說：我因爲把足下放了，後來府尹就把我參革了，我就回家去了，在家裡閒住着也是悶得慌，所以我出來遊覽山水，爲的是解悶兒。如今我是要到常山望看顏太守去，起這兒路過，想不到遇見足下，已經作了官了，我心裡喜歡極了。房德說：原來您是因爲放我把官壞了，如今我還腆着臉在這兒作官了，寔在是可羞得很。李勉說：

古人因爲義氣，連身家還有不顧的了，這麼一個小官職算個甚麼呢，可是我不知道，自從僭們分手之後，足下是上甚麼地方去了，怎麼會作了這兒的知縣呢，房德說，自從您放了我之後，我就跑到范陽去了，可巧遇見了一位舊日的朋友，帶着我見了安節使，就把我留在帳下了，待我很好，過了有半年的工夫兒，就派我署這兒的縣丞，新近本縣死了，就把我奏補這個知縣的缺了，我寔在是自愧無才，濫叨民社，還要求恩公格外的指教，李勉現在雖然不作官了，因爲他素日聽見說安祿山有造反的心，如今又知道房德是他保舉作的官，恐怕他將來入在逆黨裏頭，所以他就趁着房德領教的這個時候，就拿話勸他說，作官也倒沒甚麼難的，只要上不負朝廷，下不害百姓，若遇見死生緊關節要的時候，就是前頭有油鍋，後頭有刀斧，也不能把我的志氣奪了，千萬別被小人所惑，別被小利所誘，就把自己的志氣改了，雖然僥倖一時，可就貽笑千古，足下拿

定了這個主意，別說是作知縣，就是宰相也可以作得。房德聽這話，就趕緊的道謝說：「恩公金玉身言，我終身不忘就是了。」兩個人一問一答，很說得來。不大的工夫，兒路信進來回稟說：「酒席都預備好了，請老爺們入座罷。」房德就站起來，請李勉到了後堂。一看，敢情是上下兩桌席。房德就叫底下人，把下首裡那桌席挪到左邊兒去。李勉見他要在傍邊兒坐着，可就說：「足下若這麼坐着，我倒不安。莫若還是挪過來坐罷。」房德說：「恩公在上，我在傍邊兒坐着，已經是大膽了，我怎麼還敢抗禮呢？」李勉說：「如今我和足下已經知己之交了，何必太謙。這麼着就叫底下人，把那桌席還照舊挪在對面兒來了。」底下人把酒杯、筷子都擺好了。李勉、房德也都坐好了。底下有一群人，就作起樂來了。那桌子上杯盤羅列，酒席是非常的豐盛。這個時候，賓主都很喜歡，就都撒開了一喝酒。直喝到定更的時候纔完的。王太他們三人是另在別處擺了一桌，自有人張羅他們。此時李

勉房德兩個人比先頭裡更覺着親熱了、彼此手拉手兒一塊兒同到書房裡去了、房德就叫路信把預備上司的那分鋪蓋拿來了、他親自給鋪好了、又自己去提溜夜壺、李勉趕緊的攔住說、這是底下人的事、何必足下自己動手呢、房德說、我受了您那麼大的恩、就是生生世世給您執鞭隨鐙、也不能報答萬一呀、如今不過稍微的盡一點兒心、算個甚麼呢、趕都鋪好了、又叫家人在傍邊兒放了一張床、爲的是陪着李勉說話兒、李勉看他說話很寔在、所認準了他是個誠寔的人了、所以更器重他了、兩個人就在燈底下對坐着談心、各人說各人生平的志氣、越說越對勁、所成了至好的朋友了、直說到半夜纔睡的、第二天所有房德同寅的官員聽見說、就都來拜李勉來了、趕見面的時候、房德就說、先頭裡蒙李勉保舉過他、所以待他有恩、那些個同寅的官員都要討知縣的好兒、所以都送酒席來款待、房德就起李勉到的那天、見天就是陪着李勉喝酒說話

兒也不辦公事，也不進內堂去，他那伺候李勉，直比兒子伏侍老子還盡心了。李勉見他這麼樣兒款待，把公事都耽擱了，心裏頭倒覺着過意不去，住了有十幾天，就要告辭起身。房德那兒肯放啊，就說：「恩公到這兒來，正可以多盤桓些日子，那兒有這就走的理呢，總得多住幾個月，等着我撥人夫馬匹，送您到常山去。」李勉說：「承足下的高情，我本來也不忍得就說走，無奈足下是這一縣之主，如今因為我在這兒住着，就悞了足下好些個公事，倘或叫上司知道了，倒不妥當。況且我走的心已經定了，強勉留我在這兒，倒不安穩。」房德聽這話，也料估着是留不住了，可就說：「恩公既然一定要走，我也不敢強留，不過是僭們從此一分手，不知道後來又得多躡纒能見面了，等着我明兒個預備點兒酒，僭們盤桓一天，後兒早起您再走怎麼樣？」李勉說：「既承您的美意，我就再多住一天就是了。」房德把李勉留住了，可就叫上路信跟着到內堂裡去，打算要預備些個禮

物送給李勉，誰知道他這麼一來，可就差一點兒把李畿尉的命給害了。暫且不說，單說房德的媳婦兒貝氏，先頭裏房德窮的時候兒，事事都由他作主，所把他的皮氣慣壞了，如今房德作了官了，事事他還要作主，因為那天他男人把兩個家人叫了出去了，一連十幾天也沒見進內堂裏來，他當是房德瞞着他作甚麼事情了，心裡頭就很有氣，這天見他男人進內堂裡來了，他本來要發作來着，因為他又要先探探他男人的口氣，所以他就粧出笑臉兒來，問他男人說，外頭有甚麼事情啊，怎麼老沒退堂啊，房德說，別提了，大恩人來了，差一點兒我當面錯過去，幸虧我的眼快瞧見了，就把他請到衙門裏來，盤桓了這麼幾天，現在我來和你商量，打算預備些個禮物送他，貝氏就問，那兒這麼個大恩人哪，房德說，哎呀，你怎麼忘了麼，就是先頭裡救我命的那位畿尉李老爺，因為他把我放了，把他帶累的官也壞了，如今他要到常山訪顏太守去，起這兒路過，那

個牢頭王太也跟着他來了，貝氏說：「敢情是這個人哪？你打算送他多少東西呀？」房德說：「這個大恩人就如同再生的父母一個樣，總得重重的報答他纔行哪？」貝氏就說：「那麼送他十疋絹，不多了罷？」房德聽這話，就哈哈大笑說：「夫人，你倒會說話，這麼一個恩人，拿這十疋絹送給他家人，也不穀啊！」貝氏說：「胡說，你作了這麼個知縣，你的家人還沒這麼個地方賺十疋絹哪？怎麼來這麼個打抽豐的？他的家人倒要好些個東西呢！如今索性這麼辦罷，我再給添上十疋絹，儂快快兒的打發他起身就結了。」房德說：「夫人，儂怎麼說出這宗小氣話來了？儂想我把我的命救了，又給我盤纏，又因為我壞的官，如今拿這二十疋絹送給他，穀補報他甚麼的？」貝氏本來是個嗇刻的皮氣，連送這二十疋絹，他還捨不得了，不過因為是男人救命的恩人，他沒法子纔肯拿出來的，在他這就算是天大的情分了，房德倒還嫌少，所以他心裡可就有了氣了，他就故意的問房德說：「一

百疋怎麼樣，房德說，一百疋不過穀送王太的了，貝氏聽說是一百疋纔穀送王太的，還不知道要送李勉多少疋哪，心裏頭着急的了，不得就說，既要送王太一百疋，那畿尉至少也總得送五百疋罷，房德說，五百疋也不穀啊，貝氏更生了氣了，就說，那麼着索性湊一千疋怎麼樣，房德說，一千疋可就不差甚麼了，貝氏聽這話，就照着房德的臉上，啐了一口唾沫，說，爾巧了，是瘋了罷，爾纔作了幾天兒的官哪，爾交給我有多少東西呀，如今這麼大方，恐怕連我賣了，也湊不上一半兒啊，那兒有這麼些個絹送給人哪，房德看見他媳婦兒急了，可就說，夫人有話，可以好好兒的商量，何必着急呢，貝氏就嚷着說，有甚麼商量啊，爾若有東西，爾自己送給他罷，別和我說甚麼，房德說，實在沒有，就先起庫裡挪用幾個錢罷，貝氏說，爾好大胆子，那庫裡的銀子是國家的錢糧，爾竟敢私自挪用，倘或上司忽然盤查，我看爾那個時候，該當怎麼辦，房德聽這話，心裡很發愁，就

說，爾說的雖然有理，無奈恩人走的又急，一時沒地方想法子去，可怎麼辦呢？這麼着他就坐在傍邊兒，心裡盤算，誰知道貝氏見他男人一定要送這麼厚的禮，直比割他身上的肉還難受了，連腸子都急碎了，可就忽然起了不良的心了，就說：我看爾白是個爺們了，連這麼件事都沒個主意，怎麼還能作大官哪？我有個簡決的法子，倒還是一勞永逸，房德還認做是好話了，就趕緊的問他說：爾有甚麼法子啊？貝氏說：古人有言，大恩不報，不如今兒晚上得手把他害了，就結了，房德一聽他這句話，氣的滿臉通紅，就和他嚷着說：爾這不賢良的婦人，當初就因為我和爾要疋布做衣裳，爾都不肯給我，所以我出去求告親友去，纔遇見那夥子賊，把我誑了去，入夥，差一點兒把命沒了，若不是這位恩人捨了自己的官，把我放出來，如今夫妻怎麼能團圓？爾不勸我作些個好事，倒叫我去害恩人，於心何忍哪？貝氏看見他男人生了氣了，又陪着笑臉兒說：我說的是好

話、爾怎麼倒急了、若是我說的有理、爾可以聽、若是我說的沒理、爾可以不聽、何必大驚小怪的、房德說、爾說、爾有甚麼理、貝氏說、爾說、當初我不肯把布給爾、所以爾如今還記着我了、爾想一想、我就起十七歲嫁了爾、見天所用的東西、那樣兒不虧了我張羅、難道那兩疋布就真捨不得給爾麼、因為我聽見說、當初有個蘇秦、沒得志的時候、他一家子人假粧着不理他、所以激發他、作到六國的丞相、我打算學這段故事、也把爾激發成了名、想不到爾的運氣不好、纔遇見那夥子賊、爾又沒蘇秦那樣的志氣、就跟着他們胡作非爲、鬧出事來了、那是爾自作自受、與我甚麼相干、那李勉、那個時候果然真是爲義氣放的、爾麼、房德說、難道他還是假意麼、貝氏笑着說、爾白聰明了、連這個事都見不透、凡他們作刑名官的、多一半兒都是又貪又狠的人、就是他至親至友、犯到他手裏、他還不肯順情順理的把他放了、何況他和爾素日又不認得、況且又是情真罪當、怎

麼他就肯捨了自己的官，把爾放了。呢，他必然是知道爾是個強盜頭兒，一定有些個贓物，他指望着把爾放了，爾可以暗之中拿些個財帛去孝敬他，他就花幾個錢打點，他的官也就壞不了了，自己還可以落些個錢。爾想，他若不是這個心意，怎麼爾們那一夥子人，他單把爾放了，呢，無奈他不知道爾是頭一回作賊，是個窮鬼，趕他把爾放了，爾可就跑了，他的官也壞了，如今他打聽着爾在這兒作官了，所以他來找爾來了，房德聽這話，就搖着頭說，沒這麼件事，當初他放我，寔在是一團好意，並沒有一點兒別的思想，如今他是上常山去，起這兒路過，偶然遇見我了，他還怕耽誤了我的公事，把臉兒掉過去了，不肯招呼我，並不是特意來找我來的，爾別混疑惑人了，貝氏又嘆了一口氣說，他說他上常山去，那是假話，爾怎麼就信以爲真了，先不用說別的，爾就看他帶着王太來，就可以知道他的來意了，房德又問，爾說他帶着王太來，又是怎麼個意思呢，

貝氏說，備也太糊塗了，那李勉和顏太守相好，如今到常山望看他去，或者是真的，那王太，他是京兆府裏的一個牢頭，難道他也和顏太守相好，也是到常山望看他去麼，不然他作甚麼跟來呢，備說他把臉兒掉過去，不肯招呼備，那是他試探備了，看備理他不理他，那正是他奸詐的地方，怎麼是好意呢，況且他若是真要到常山去，怎麼他又在這兒住了這麼些個日子呢，房德說，那倒是我再三的留他，他纔肯住了，這麼些個日子，貝氏說，這也是他用心的地方兒，他也要看看備待他誠實不誠實，房德本來是個沒主意的人，叫他媳婦兒這一番話，說的有點兒疑惑起來了，就低着頭不言語了，貝氏又說，總然一句話，這個恩是報不得的，房德說，怎麼報不得，貝氏說，備如今若是報答輕了他，他翻過臉來，把舊案說出來，那個時候不但備的官壞了，還恐怕把備拿了去，按着越獄的強盜治罪，可就連性命都許沒了，備若是報答厚了他，可他留下例了，他時不常

兒的來勸索爾，爾就總得按着舊例給他，爾一個不滿他的意，他就把舊案翻出來，爾還是脫不了他的手，終久可不定是怎麼個了局，古人有話，先下手的爲強，如今爾若不依着我的話辦，到那個時候，爾後悔可就晚了，房德聽他說到這兒，就暗暗的點頭，心腸已經是變了，又想了一想，就說：如今本來是我要報他的恩，他並沒提起一個字來，恐怕他沒這個心罷，貝氏笑着說，因爲他還沒看見爾怎麼辦了，所以他不開口，等着到了臨時，自然他要說話的，還有一件，他這邊來，就是沒有別的話，爾的功名已經保不住了，房德說，怎麼保不住了，貝氏說，李勉到這兒來，爾這麼極力的款待他，衙門裡的人不知道底，一定要問他的家人，爾想他的家人肯給爾瞞哄麼，一定是要把爾先頭裡的事實說出來，爾想這衙門人的嘴，那個不利害呀，他們知道本官是強盜出身，必然是當做新聞，滿處傳說，趕同寅的都知道，他們雖然不敢當着爾的面兒笑爾，他們在背

後裏議論爾，也就穀爾受得了，那爾也就沒臉在這兒作官了，這都還算小事，那李勉既然是和顏太守至好，他到那兒去，能不把爾的事情說出來麼，必然是要說的，我聽見說顏太守那個老頭子，性情很古怪，爾又是他的屬員，倘或叫他滿河北地方一給爾傳說，那個工夫兒，爾就是連着夜起身躲開，還怕晚了呢，若那麼一來，爾還是照舊的受窮，爾這一輩子可怎麼了呢，如今爾快快兒的下手，還免得起顏太守那兒出醜，房德起初本來是怕李勉的家人走漏了風聲，所以暗之中囑咐王太他們，別把他先頭裏的事，告訴衙門裡人說，如今又聽他媳婦兒說出好些個可怕的緣故來，正碰在他的心病上，可就把報恩的心，扔在九霄雲外去了，就直誇他媳婦兒說，還是夫人想得周到，我倒差一點兒把我自己害了，無奈有一層，他來的時候，可衙門的人都知道，了，趕明兒個大家看不見他了，豈不疑惑麼，況且把那個尸首挪到那兒去呢，貝氏說，這個不難，等一

會兒僮出去，就留幾個心腹人在那兒伺候着，其餘的人，僮都把他們打發出去，然後把他們主僕灌醉了，趕到夜靜的時候，僮打發個人去，把他們刺死，然後把書院放火一燒，明兒個找出些個骨頭來，僮就假哭一場，那個時候大家都當是叫火燒死的了，還有甚麼疑惑的麼？房德聽這話，很喜歡，就說：「這個法子妙極了，就站起來要往外走。」貝氏知道房德心是活的，他還怕是他男人出去，再和李勉一說話兒，又把主意改了，所以他就說：「天還早哪，僮等會子再出去罷。」房德聽他這麼說，就又坐下了。俗語兒說的草裡說話，路上有人聽，房德他們兩口子，只顧在屋裡爲絹疋拌嘴，可沒防備，家人路信在牆外頭那兒聽見了，貝氏他料估着外頭沒人來往，所以撒開了出壞主意，挑唆他男人去害人。路信先聽見他們爲絹疋吵翻，倒還不理會，趕他聽到貝氏出主意，叫房德把李勉主僕灌醉了，半夜裏打發人去刺死他們，放火燒房子，可就嚇了一大跳，心裡說：「敢情

我們主人先頭裡作過強盜啊、幸虧這位老爺把他命救了、如今他倒恩將仇報、天良何在呀、這麼看起來、這樣兒的大恩人他還要害哪、何況我們這當奴才的、倘或後來有點兒過失、自然死的更快了、這樣兒狠毒的人跟他有甚麼益處啊、況且常言說的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我爲甚麼不去把那四個人的命救了、也是一點兒陰功、又一想、我若是把他們放走了、主人一定不肯饒我、不如我也跟着他們一塊兒走了就結了、這麼着他就拿了幾兩銀子、帶在腰裏、偷偷兒的出了內堂、一直的就跑到書院裏去了、就看見支成在廂房裡作開水哪、手裡拿着一把扇子、坐在門欄兒上打盹兒、路信也不去驚動他、就趕緊的進了書房、一看、王太他們也都沒在屋裡、就剩了李勉一個人、靠着桌子那兒瞧書哪、路信就走到桌子傍邊兒、悄不聲兒的說、老爺、您的災禍快到了、您不趕緊的走、還等甚麼了、李勉聽見這話、就嚇了一大跳、趕緊的問路信、我有甚麼災禍

呀、路信就把李勉拉到一邊兒、把剛纔所聽見的話、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訴他了、又說、小的因爲想老爺是平白無故的受人家的害、心裡寔在是氣不平、所以趕緊的來稟報您知道、如今您若是不快走、再等一會兒、大禍可就要臨身了、李勉聽了這話、就彷彿起腦袋上澆了一桶凉水似的、渾身直打戰兒、又直給路信作揖道謝說、若不是足下有義氣來救我、我的性命一定沒了、這樣兒的大恩大德、我後來一定要重報的、決不學這宗忘恩負義的人、急的路信跪在地下、不住的磕頭說、老爺千萬不要大聲的說話、小心支成聽見、走漏了風聲、彼此的性命可就都沒了、李勉說、但則一件、我走了之後、連累了足下、我心裏也不安哪、路信說、小的並沒有妻子、等老爺走了之後、小的遠遠兒的一跑就結了、李勉說、既是這麼着、倆爲甚麼不跟着我一塊兒到常山去呢、路信說、老爺若是肯收留、小的情願意執鞭隨鐙、李勉說、倆是我的大恩人、怎麼說這個話呢、但是王太

他們三人一塊兒買麻鞋去了，該當怎麼辦呢？路信說：等小的去把他們找來，李勉又說：馬匹都在後頭馬棚裏了，怎麼能想法子牽出來纔好哪？路信說：等小的去，想法子誑他們給牽出來，他就趕緊的出了書房，回頭下了一熊，支成已經不在門欄兒上打盹兒了，路信就跑到廂房裡一看，也沒在屋裡，敢情支成這個工夫兒是上茅房去了，路信當是支成聽見他們所說的話了，進裡頭告訴房德去了，所以心裡頭更害怕的了，不得這麼着他復返，又進書房來，告訴李勉說：老爺不好了，巧了是支成聽見僭們說的話了，進裡頭告訴我們主人去了，僭們快走罷，別等着管家們回來了，李勉聽這話，心裡頭更害怕了，所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扔下了行李，就光身子同着路信，坳坳絆絆的出了書院，那兒有幾個坐着的衙役，看見李勉出來，都站起來了，李勉兩步併作一步，跑出儀門外頭來了，恰巧那兒有伺候知縣出門的三匹馬，在東廊子底下拴着了，路信

就使了一個法子、和馬夫說、李老爺現在要到西門拜客去、爾快把官馬牽過來、給李老爺騎、馬夫認得李勉是知縣的好朋友、又有路信跟着、怎麼敢不答應、就趕緊的拉過兩匹馬來了、他們倆人就騎上了、這個工夫兒恰巧王太進來了、路信就說、王太叔來的正好、您快跟着老爺拜客去罷、又叫馬夫把那匹馬拉過來、給王太騎上了、三個人一塊兒就出了縣衙門的大門了、馬夫還在馬後頭緊跟着了、路信就告訴馬夫說、主人因爲李老爺明兒個早起、起身上府裏去、今兒晚上叫人刷洗李老爺的馬匹、回頭必打發人來叫爾去、爾不用跟我們去了、馬夫聽了這話、就信以爲真了、可就站住了說、多謝管家的指教、這三個人離了縣衙門、過了橋、就拐灣兒往西去了、李勉的那倆家人手裡頭提溜着麻鞋、起東邊兒就追來了、問王太老爺上那兒去呀、王太說、連我還不知道哪、李勉就說、不用多說話了、快跟着我走罷、這麼着、李勉路信就加了兩鞭子、那兩匹馬

就跑起來了，王太見主人這麼忙，也不知道是上那兒拜客去，心裡頭很疑惑，也催着馬追來了，那兩個家人在後頭直往前趕，趕他們走的快到西門了，遠遠兒的就看見眼頭裡有三個人騎着馬一連串兒進城，路信一看認得，一個是本衙門辦差的陳顏，還同着一個，是衙門裡管事的，那個人可不認得是誰，陳顏和那個管事的見了李勉，趕緊的下了馬，在傍邊兒一站，常言說的人急計生，路信就和李勉說，老爺，您的那倆管家不是還沒牲口騎了麼，爲甚麼不借陳辦差的馬，暫騎一會兒呢，這句話提醒了李勉了，可就勒住了馬說，這麼着很好，路信就和陳顏說，李老爺要去拜客，打算要暫且借個的牲口，給他管家騎一騎，一會兒就回來，那倆人巴不得奉承李勉了，爲的是在他們主人面前，給他們說些個好話，可就連忙答應說，老爺要用，只管騎了去就是了，又待了不大的工夫兒，李勉那倆家人跑了一身的汗，喘吁吁的就來了，陳顏他們倆人把鞭子和

纜繩遞給那倆家人了，那倆家人上了馬，跟着李勉出了西門，又加上兩鞭子，那幾匹馬就順着大道，往常山那條路飛似的跑了去了，暫且不提。單說支成起茅房裏回來，沏得了茶，拿到書房裡來一看，李勉沒在那兒坐着，他就滿屋裡一找，所沒有，他想着一定是在屋裡坐的工夫大了，悶得慌了，出去溜達去了，又等了有一個時辰，還沒回來，他就出了書院找去了，他剛走到門口兒，正遇見他主人來了，原來房德因爲他媳婦兒把他留在內堂裡，坐了好大半天，纔出來往書院裡來，恰巧正遇見支成，就問他，爾看見路信了麼？支成說，小的沒看見他，巧了，他是跟着李老爺出外頭溜達去了罷。房德聽這話，心裡很疑惑，正要打發支成去找他們去。這個工夫兒，陳顏解外頭進來了，房德就問他說，爾看見李老爺了麼？陳顏說，剛纔小的走到西門，遇見路信，他說李老爺上那兒拜客去，連小的的牲口都借了去了，共總五匹馬飛似的跑了去了，也不知道是有甚麼

要緊的事情，房德聽這話，就知道是路信走漏了風聲了，心裡頭可就害怕的了不得，也不再往下問了，他復返又進內堂裡去，把這件事告訴他媳婦兒說了，貝氏聽說是李勉走了，就嚇了一大跳，說了不得了，俗們這個禍可不遠了，房德見他媳婦兒着了急了，他更慌了，可就埋怨貝氏說，李勉本來沒甚麼不好的意思，都是個說長說短，如今鬧出事來了，我看個怎麼辦，貝氏說，個也不用慌，一不做二不休，事情已經鬧的這步田地了，說不得了，還得想法子辦，我想他們也不能走很遠了，快打發幾個心腹人，扮作強盜，連着夜去追上他們，把他們全都殺了，那不乾淨麼，這麼着，房德就把陳顏叫進內堂裏來了，和他商量，叫他去辦這件事，陳顏說，這件事不行，一來小的們就是會服侍人，那殺人的事，寔在是做不來，二來倘或半道兒上遇見人，把他們救了，把我們拿住，小的們的性命可就沒了，小的倒有一個法子，也不用這麼費事，還管保叫他們連一個也跑

不了，房德聽說很喜歡，就問他，爾快說爾有甚麼好法子。陳顏說：小的隔壁兒現在住着一個怪人，他是一個月頭裏搬來的，也不說姓名，也不作甚麼，見天出去喝個大醉回來，小的因為看他來歷不明，行踪詭秘，打算要察一察他的動靜。這一天有一個豪士，戴着一頂青帽子，穿着一件綢子袍子，騎着馬，跟着好幾個人，上這個人家裏來了。這個人就留那個豪士，在他家裡喝了三天的酒，纔走的。小的暗之中間那個豪士的那幾個跟人賓主的姓名，他們都不肯說。內中有一個人背地裡告訴我說：這兒住着的那個人是個劍俠，能飛劍取人的腦袋，還能飛行，一會兒的工夫兒就能走一百里地，人還是很有義氣，因為他在長安街上替人報讎來着，白日殺了人了，所以躲到這兒藏着來了。老爺可以備些個禮物，到那兒去見他，就提李勉怎麼陷害您，求他替您報仇。他若是答應了，那個事情可就行了。這個工夫兒，貝氏在屏後頭聽見了，就說：這個法子很好，爾

快去求他去罷，房德問可以給他送多少禮物去呢，陳顏說他是個俠義、重人情不重禮物，老爺給他預備三百兩銀子就行了，貝氏在傍邊兒直攛掇房德快預備禮物，這麼着就預備好了三百兩銀子的禮物，趕天傍黑的時候，房德就換上了家常兒的衣服，叫陳顏支成拿上了禮物，在後頭跟着，也不騎馬，偷偷兒的出了衙門，步行兒就到陳顏家裡去了，敢情那條胡同兒很冷清，不過有四五家子人家兒，僻靜極了，陳顏就把房德請進他家裡去了，點上了燈坐着，竟等着那個人回來，待了會子，陳顏去打探子，就看見那個人又是喝醉了回來了，陳顏趕緊進來告訴了房德，還說，老爺您總得先預備下一套話，並且還得給他下一跪，這事纔行哪，房德點頭說是了，這麼着主僕三個人就到了那個人的門口兒，在門上輕輕兒的拍了兩下兒，那個人出來開門，就問是誰，陳顏小聲兒的回答說，本縣的縣太爺來拜義士來了，那個人說，我這兒並沒有甚麼義士，說

話之間就要關門，陳顏說：您先別關門，我還有句話說哪。那個人說：我現在要睡覺去哪，有甚麼話明兒個再說罷。房德說：您略等一等兒，俗們有幾句話說，那個人說：既有話說，請到裡頭坐罷。這麼着主僕三個人就邁步進去了，那個人就把門關好了，帶着他們三個人到了一所兒房子裡。敢情是一個小小的客廳，房德進到屋裡去，就跪在地下，給那個人磕頭說：我不知道義士駕臨敝邑，有失迎候，今日幸得會面，深慰下懷。那個人趕緊的扶起房德來說：足下是這一縣之主，怎麼給我行這麼大的禮，這不失了官體了麼。況且我也不是甚麼義士，足下不要認錯了人了。房德說：本縣今日專誠拜訪義士，豈有差錯之理呢。這麼着他就叫陳顏支成把禮物擺在桌子上，就說：薄具微儀，奉贈義士，聊作斗酒之資，望乞哂納。是幸。那個人說：我本是個市井無賴，四海為家，並沒有一材一技，安敢當義士之稱。這些個禮物我也沒用，請您收回去罷。房德又打了一躬說：

禮物雖輕，寔在是本縣一點兒至誠，千祈勿却。那個人說：足下今日降尊臨卑，屈身草莽，到底所爲何事？房德說：請義士先把禮物收下，然後纔好說話。那個人說：我雖然是個窮人，決不要這個不義之財，足下若不說明白，我一定不收的。這麼着，房德又跪在地下假哭說：我因爲有天大的冤屈，如今仇人在眼前，不能報仇雪恨，因爲聽見說義士是個英雄，亞賽當年弄政荆軻，所以我斗胆來拜，求義士可憐我房德負屈含冤，出一臂之力，把此賊刺死，我到死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哪。那個人聽這話，忙擺手兒說：我說您是認錯了人了，我自己連謀生還沒法子，怎麼能替人辦大事呢？況且這殺人的事情非同小可，倘或叫人聽見這話，連我都連累上了，足下快請回去罷。他說完了，就先往外走。房德趕緊追上前去，一把手揪住他說：我久聞義士心懷忠義，專能除姦去佞，濟困扶危，有古烈士之風，如今我房德有這麼大的冤屈，義士倒不肯可憐我，您若是真不管

我這仇可就永遠不能報了、說完了又假哭、那個人瞧這個光景、當是他真有冤屈了、就說、足下真有冤屈麼、房德說、若是沒有大冤屈、怎麼敢來求義士、那個人說、既這麼樣請坐下、把您被屈的事和仇人的姓名、還有那仇人現在在甚麼地方了、您細細的告訴我、說、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這麼着、房德和那個人對面兒坐下了、陳顏支成倆人在傍邊兒站着、房德就編出一套謊話來說、李勉當初誣賴他是強盜、用非刑拷打他、把他下在獄裏、好幾回打發牢頭王太到獄裏去、打算把他害死、因為都叫人知道了、所以沒能害死、幸虧後任的官審明他是冤屈、把他放了、如今在這兒作官、李勉聽見說了、又帶着王太來、挾制他、託了一千兩銀子去、心還不足了、又勾串家奴、暗之中行刺、事情敗露了、連這個家奴都帶了走了、如今是往常山去、打算挑唆顏太守來擺布他、把這套話他編造的利害的了、不得、那個人聽完了這話、就氣的了不得、說是敢情足下受了這

麼大的冤屈了，我怎麼能不管呢，足下先請回縣裏去罷，這件事在我身上就是了，我今兒個晚上可以到常山那條路上去，找着這個賊，把他殺了，替足下報仇，三更天我可以到衙門去復命，房德說，多謝義士的高情，我在衙門裏等候着您納，等事完了之後，我再另當厚報，那個人正色說，我生來的皮氣，是見這不平的事，就要拔刀相助，向來不圖人家的禮物，就是足下今兒個送來的這個禮物，我也是不收，請您拿回去罷，說完了，他就飄然出門去了，眨眼兒的工夫就看不見了，房德和他倆底下人看見這個都嚇愣了，連聲說真是個快人哪，這麼着他們主僕三個人就把禮物照舊的拿回衙門去了，打算等那個人回來再送給他罷，且說王太和那倆家人看見主人出了西門，又不見拜甚麼客去，竟騎着馬直跑，也不知道是爲甚麼緣故，就這一氣兒就走了有三十多里地，那天已經快黑了，也找不着個店住，那天晚上是十三，月亮早就上來了，他們就趁着

月色也不管路好走不好走，就捨着命往前跑，又怕後頭有人追來，在路上他們連一句話也都不說，竟往前趕路，趕他們走到二更天的時候，已經走出有八十多里地來了，可就到了一個鎮店上了，這個鎮店是井陘縣所管的地方，那個時候大家走的是人困馬乏，路信就和李勉說，現在僭們已經走出這麼遠來了，大概也沒甚麼可怕的了，僭們就在這個鎮店上找個店住下，明兒個早起再走罷，李勉說很好，這麼着他們就一找店，誰知道天太晚了，各店全都關了門了，所找不着個住處，直找到街儘溜頭兒，纔找着了個客店，大家都下了馬，進店裡頭去了，把鞍子都揭了，叫店家把馬都拉到馬棚裡喂上了，路信就叫掌櫃的給他們找一間乾淨房子住，店家說，不瞞客人說，我們這店裡的房子沒有不乾淨的，現在就還閒着一間房子，衆位跟我來看一看罷，這麼着店家就拿着燈，把他們帶到那間屋裡去了，李勉進屋裡去，就坐在一條板凳上直喘氣，王太

忍不住，可就問請問老爺，那房縣主那麼留您多住一天，說是明天派人夫馬匹送您到常山去，那有多麼好，您怎麼忽然把行李扔下了，同着路管家，彷彿逃難的似的，直往這麼趕，受這樣兒的辛苦，這是爲甚麼呢？李勉嘆了一口氣說，備還不知道了，若不多虧路管家，我和備死無葬身之地了，如今謝天謝地，離開虎口了，這就是俗們的便宜，還願甚麼行李辛苦呢？王太聽這話很詫異，就問，這是甚麼緣故呢？李勉剛要說話，這個工夫兒店裡掌櫃的進來了，原來店裡掌櫃的見他們五個人騎着五匹馬，半夜裏上這兒住店來了，也沒帶着一點兒行李，恐怕他們不是好人，所以進來要盤問盤問他們的來歷，可就問，客人們是作甚麼買賣的，這一起那兒來呀，是上甚麼地方去呢，怎麼這宗晚兒纔到的？李勉正這兒一肚子氣沒地方說去，聽見店家問他，可就說，提起話來很長，備請坐下，等我細細的告訴備說，他就把當初房德怎麼作過強盜，犯了案了，送到

他衙門去，他怎麼可憐他，暗之中叫王太給他盤費，把他放跑了，後來自己因爲這個壞的官，如今是要到常山訪顏太守去，路過柏鄉縣，在半道兒上遇見房德了，把他讓到衙門去，怎麼款待他，後來他受了他媳婦兒的挑唆，怎麼想法子要害他，幸虧路信給他報信，所以他趕緊的逃跑出來了，就把這件事始末根由，細細的說了一遍，王太聽了這話，直罵房德，負心賊終久必要遭報的，店家聽了這話，也很嘆息的了，不得，路信就和店家說，我們老爺走路乏了，快給我們催催酒飯，吃完了好睡覺，明兒個還要走路了，店家答應着就出去了，這個工夫兒，忽然起床底下鑽出一個大漢來，穿着一件青靠子，手裡拿着一把寶劍，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嚇得李勉主僕魂飛天外，都一齊跪在地下，央告壯士饒命，那個人就伸手把李勉拉起來了，說：不必害怕，俗們有話說，我本是個義士，平生最愛打抱不平，專殺天下忘恩負義的人，剛纔房德造了好些個謠言，說是足下

怎麼陷害他、求我來行刺、替他報讎、誰知道他敢情是個狼心狗肺忘恩負義的人、幸虧剛纔您把這個緣故說出來了、不然可就將您錯殺了、李勉連忙跪下磕頭說、多謝義士活命的恩、那人就拉住李勉說、您別謝別謝、我現在回去、回頭就來、他說完了就出到院子裡去、一縱身就上了房了、飛似的就看不見了、主僕都嚇的了不得、飯也吃不下去、又不敢睡覺、大家就坐着等着、那個人回來、看是怎麼樣、再說房德的媳婦兒貝氏看見他男人回來了、大事已經妥了、禮物原封兒不動、可就喜歡的了不得、趕緊的預備酒席、擺在堂屋裏、兩口子點着燈等着、把陳顏也留在內堂裏了、趕等到三更天的時候兒、忽然聽見院子裏樹上的鳥兒都飛起來、樹葉子直往下亂掉、就見有一個人進屋裡來了、房德抬頭一看、是那個義士、打扮的天神似的、就趕緊的上前迎接、那個義士也不謙讓、彷彿有氣的樣子、一直的走到上面兒去、就坐下了、房德他們兩口子就跪在地

下給他磕頭道謝，剛要問他話，就見那個義士忽然就翻了臉了，噤的一聲把寶劍就拔出來，指着房德的臉罵着說：「爾這負心的賊子，李畿尉是爾的救命的大恩人，爾不想着報答他，反倒聽女人的話，恩將仇報，既然事情敗露了，他逃跑了，爾就該當悔過自新纔是的，爾復反又造好些個謠言賺我，叫我去行刺，若不是他說出真情實話來，連我也成了個不義的人了，我把爾這負心賊剛一萬刀，纔出我這一肚子不平的氣了，房德還沒回答出一句話來了，腦袋已經掉在地下了，嚇的貝氏慌成一堆了，他平常可很會說會道的，到此時心胆都裂了，身子就彷彿膠漆粘住了似的，所不能動彈了，那個義士就指着臉罵他說：「爾這狗賤婦，不勸爾男人作好事，倒叫他去害恩人，我先看看爾這心肝肺是怎麼長着的，說話之間跳起來一脚，就把貝氏踢躺下了，拿左腳踮住他的頭髮，拿右腿壓住了他的兩條腿，貝氏直叫義士饒命，從今以後再也不敢了，那個義士

就罵他賤淫婦，我倒肯饒爾，無奈爾不肯饒人，說話之間，拿起寶劍來，就起他胸脯子上一刺，直刺到肚臍子底下，把寶劍擱在嘴裡，叨着，然後拿兩隻手，把肚子就掰開了，起肚子裏頭，把五臟都掏出來了，拿在燈底下，一照，他就說：我當是這個狗婦的心肝肺，和別人的不一樣了，敢情也是一個樣，怎麼他這麼狠毒呢，這麼着，他就扔在一邊兒了，又拿寶劍把兩顆人頭刺下來了，拴在一塊兒，裝在一個皮口袋裡頭了，把手上的血和寶劍上的血都擦乾淨了，然後提溜起皮口袋來，出到院子裡，就跳牆走了，再說李勉主僕在店裡頭，直等到五更天，忽然看見有一道金光，起院子裡進來了，大家都嚇了一跳，抬頭一看，敢情是那個義士回來了，就見他擱在地下一個皮口袋，然後就和李勉說：負心賊已經叫我給開膛破肚了，如今我把首級拿來來了，這麼着，他就解那個皮口袋裏，拿出兩顆人頭來，李勉一看，又是喜歡，又是害怕，就趕緊的給他道謝說：足下的義氣

真是千古少有，請問您高姓大名，後來我好重重的報答您納，那個義士就笑着說，我向來沒有姓名，也不打算人家報答我，我剛纔解床底下來的，後來僭們再見面的時候，您就叫我床下義士就得了，他說完了，就起懷裏拿出一包藥麵子來，打開包兒，拿指甲挑了點兒藥，就彈在那首級刀砍的那個地方兒上了，然後就衝着李勉一拱手兒，就上了房了，不大的工夫兒就看不見了，李勉見他扔下了兩顆人頭，心裡很害怕，正沒法子安置了，就見那兩顆人頭漸漸兒的就往小裏抽抽了，又待了不大的工夫兒就化成一汪水了，李勉這纔放了心了，大家直坐到天亮，路信拿出錢來給了店錢，備好了馬，然後都上了馬，就起身走了，又走了有兩天纔到了常山，就一直的到府裡拜望顏太守去了，見面的時候彼此都很喜歡，顏太守就留李勉在衙門裏住下了，因為看見他門沒帶着行李，很納悶兒，就問是甚麼緣故，李勉就把先前的事都告訴他說了，顏太守聽

這話詫異的了不得，過了兩天，柏鄉縣的縣丞就把知縣夫妻被殺的事，詳報府裡來了。原來那天夜裏，陳顏支成，還同着幾個底下人，看見那箇義士行兇，他們一個個的全都跑了，藏起來了。趕到天亮了，纔敢出來，就看見兩個沒頭的死屍，在地下躺着了。五臟都掏出來，扔在一邊兒了。首級也沒了，桌子上的東西一點兒也沒丟。大家嚇的了不得，趕緊的就稟知主簿縣丞，他們倆人聽說，也都嚇了一跳，就一塊兒來驗了一回，細問了問被殺的緣故。陳顏就把房德要害李勉，求那個義士去行刺的始終根由，說了一遍。主簿和縣丞就派了好些個衙役，都拿着兵器，帶着陳顏作眼線，去拿那個義士去。那個時候，可着這一縣的人都知道，就都跟着看熱鬧去了。趕他們到了那條胡同兒裏，進了那個義士的院子裏，一瞧，竟剩了幾間空房子了。那個義士早就走了。這麼着，主簿和縣丞商量，寫文書詳報太守，因為他們知道李勉和顏太守至好，說出寔情來，怕是

很不好，所以他們就把寔情瞞起來了，就說是半夜裏有賊進衙門裏去，把知縣兩口子殺了，把首級拿了走了，沒地方拿兇手去，一面發了文書，一面就買了棺材裝殮起來了，趕到顏太守看了他們的詳文，就按着他們所報的情形，轉詳了上司了，那個時候河北一帶地方都是歸安祿山轄管，他聽見說房德叫人殺了，又去了他一個心腹人，這麼着他就批下來，叫趕緊的拿兇手，李勉聽見了這個信息，恐怕纏到自己身上，就告辭回長安去了，可巧這個時候王鉷犯罪，下了獄了，所有他手裏參的官，朝廷全都起用，所以李勉又作了畿尉了，作了不到半年，就陞到監察御史了，這天李勉正在長安街上走着了，就見有一個人，穿着一件黃衫，騎着一匹白馬，後頭跟着倆底下人，就在李勉馬頭裏亂碰，衙役們都攔不住他，李勉抬頭一看，敢情是當年那個床下義士，就趕緊的下馬作了一個揖說，義士這一向好啊，那個義士就笑着說，大人還認得我麼，李勉說

我黑下白日總惦記着您納，怎麼會不認得呢，請您到衙門裏去談一談，義士說，我改天望看您去，今兒個不敢從命，若是大人不棄嫌，可以到我的寓所裏去談一談怎麼樣，李勉倒很願意去，這麼着他們倆人就並着馬，一塊兒到了慶元坊，進了一個小角門子裏頭去，過了幾道門，忽然就露出一所大宅院來，房屋客廳都很高大，使喚的人有好幾百個，李勉看見這個，心裏說真是個怪人，趕到進了客廳，又從新見禮，分賓主坐下了，不大的工夫兒就擺上酒席了，很豐富的，直比王侯家還濶，又把家樂叫出來，在院子裏作起樂來了，那幾個樂妓都是絕色佳人，義士就說，家常粗飯不成敬意，大人千萬別怪，李勉不住的道謝，倆人在席間，就竟講究些個古今英雄的事，到了晚上纔散的，第二天李勉備了禮物，又拜望他去了，趕到了那兒一瞧，就剩了一所空宅子了，不知道那個義士搬到那兒去了，李勉嘆息了半天回來了，後來李勉直作到中書門下平章事，封

爲汧國公，李勉也把王太路信都提拔作了一個小官兒了。

李汧公窮邸遇俠客終

昭和八年五月一日發行
昭和十五年八月十日再版
昭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再版

著者權所有

不許複製

文協承認番號
六〇六四一號
印刷部數壹千部

日本標準規格B6列
定價金七拾錢

原著者 金 國 璞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二丁目二番地

編輯兼發行者 田 中 慶 太 郎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一丁目三十四番地

印刷者 尾 藤 光 之 介

(印務東四六〇四)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一丁目三十四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 開明堂東京支店

東京市本郷區本郷二丁目二番地

發行所 文 求 堂 書 店

文協會員番號一七八〇五一

東京市神田區淡路町二丁目九番地

配給元 日本出版配給株式會社

82

801061

82

801061